


民族文小學史

著 趙 景 深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趙景深著

民族文學小史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民族文學小史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著	者	趙景深
行	發	行人	陸高誼
所	出	版者	世界書局
上	印	刷者	世界書局
海			
及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序

本書原名近古民族文學小史，因為所敘述的只是宋、元、明、清的部分，宋以前的都不會說到。但因這名稱太長，不便稱喚，便簡稱作民族文學小史。好在最重要的晚宋和明末這兩大苦難時代，書中都已略具一二，那末大膽地以部分代全稱，也還可以將就了。並且，宋以前的，郭源新先生正在寫民族文話，晚清的部分，已有阿英先生的晚清文學史和應雲衛先生的劍腥集，讀者諸君是不妨參看的。

又有許多是普通文學史中已經有過的，如詩經的無衣，楚辭的國殤，晉劉琨的詩，唐代高適、岑參等的邊塞詩以及南宋辛棄疾、陳亮、劉過、陸游、張安國、張孝祥等家的詞；此處也不再多說。

因為本書起初原先只是一些篇各自獨立的文章，所以成書以後，在結構上頗顯得重複錯綜，也要請讀者諸君原諒，不妨仍當牠是民族文學叢話看好了。

趙景深。

目次

第一章 詩歌……………一

第一節 辛棄疾的詩……………一

第二節 晚宋的詩……………三

第三節 一位將軍的詩……………一八

第四節 明末的二張……………二三

第五節 晚明的詞……………三七

第二章 小說……………四五

第一節 水滸和西遊……………四五

第二節 李廣和于謙……………五一

第三節	三大英雄傳奇	五五
第四節	光輝的女性	七五
第五節	講史五種	一八
第三章	戲劇	九一
第一節	概說	九一
第二節	元代雜劇和戲文	九五
第三節	明代傳奇	九八
第四節	清代雜劇	一〇〇
第五節	清代傳奇	一一三
附錄五篇		一二七

民族文學小史

第一章 詩歌

第一節 辛棄疾的詩

在詩歌方面，南宋辛棄疾派的詞是最出色的；但因一般文學史中，已經敘述得很多，所以此地不贅，只是略談辛棄疾詞以外的著作。

最近借到一部萬載本的稼軒集鈔存，計二冊，四卷。辛棄疾的詞有通行本，而他的詩文卻較少見。此書卷一計文二篇，即議練民兵守淮疏（一一六三）和美芹十論（一一六五）。前者所論，頗與今之游擊戰相合：「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於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俟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彼雖勁亦不能爲吾患矣。」

卷二爲九議及劄子三篇。九議之三云：「今士馬不如虜之強，錢穀不如虜之富，是彼之所長吾之所短

也。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潰裂四出，影射響應者，吾之所長，彼之所短也。彼沿邊之兵，不滿十萬，邊徼遠闕，乘虛守戍，力且不給，一與吾戰，必召沙漠。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內；彼之召兵也，在一歲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戰矣。此吾之所長，彼之所短也。吾之出兵也，官任其費，不責民之緩急；雖小取之，不致甚病，雖病而民未變也。彼之出兵也，一仰給於民，預索租賦，頭會箕歛，官吏乘時掎克，奪攘其財，斬艾其命，而天下大亂矣。雖有嚴法，不知而禁，此吾之所長，而彼之所短也。」

卷三雜文六篇，不很重要。

卷四爲詩。茲錄鷺湖夜坐：「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齷齪藏閨房！我行環萬里，險阻真備嘗。昔者戍南鄭，泰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擁馬涉阻水，飛鳶上中梁。勁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掛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劍切大肉，哆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去年忝號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淚滂。今年詔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閱歲，上恩實非常。夜宿鷺湖寺，槁葉投客牀。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李靖問征遼，病疲更激昂。裴度請討蔡，奏事猶襲創。我亦思報國，夢遶古戰場。」這首詩可以說是現存他的詩歌的代表作，報國之心，躍然紙上，真是令人敬服。

以下便先敘述晚宋的詩。

第二節 晚宋的詩

晚宋的詩自以文天祥的指南錄爲最。此處先敘謝枋得、鄭思肖、林景熙和真山民四家。汪元量當在戲曲章中論及。

首先請講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雅負奇氣，風岸孤峭。」所以他的詩中，常詠松、竹、菊，以及菖蒲。賦松有句云：「喬松磊磊多奇節。」菊云：「菊潭一滴三千歲。」菖蒲歌云：「勁如五百義士從田橫，英氣凜凜磨青冥。……人間千花萬草儘榮豔，未必敢與此草爭高名。」名爲詠物，實際是夫子自道。

宋室將亡，國事日非。呂文煥導元兵東下，安慶、九江先後迎降。這時是德祐元年。第二年謝枋得任江西招諭使，知信州，組織民衆，練成民團萬餘，抗拒元兵，獨不肯降。他派張孝忠出兵，在團湖坪發生遭遇戰。無如敵衆我寡，孝忠終於箭矢用完，只得手揮雙刀肉搏。雖然殺死了幾百個元兵，到底中箭墮馬而死，只剩空馬跑回信州。枋得在敵樓上看見，知道馬在人亡，大勢已去，只得拋棄家室，背着母親，改裝出走，以圖再舉。

枋得從建陽唐石山轉入蒼山，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險。但信州城內，他的妻、兒、弟、姪，都被捉，送入建康獄中。妻子李氏相當漂亮，有一個將官要想娶她，她使上吊死了。姪兒和女兒和兩個丫頭都死在監牢裏，弟馮也在九江被殺。只有兩個兒子熙之和定之移獄廣陵，僥倖不死，得以出獄。

後來枋得在茶坂（一云蔡坂）住家，在建陽驛橋頭開了一個算命的卜館，招牌上寫的是「依齋易卦」，連三歲小孩和無知愚民都知道這位算命先生就是謝侍郎。有人來算命只取食用的米、鞋之類，給他錢，他都不要。他的集子裏面有謝夏至送衣、謝惠楮衾、謝劉純父惠木棉布、謝張四居士惠紙衾、謝客惠米線、謝人冬送鴨酒、謝黃禪師華嚴會惠供食、謝藥、謝麵、謝惠椒醬等物，大約都是此時所作的。

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鉅夫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赴。明年再召，仍不赴。二十五年留夢炎薦，枋得寫了一封辭信。集中卷四有上劉忠齋書，卽爲此時所寫。秋九月參政魏天祐派建寧總管撒的迷失假意召他入城算命，就逼他北行。他以死自誓。卷四上魏容齋書卽此時作。天祐與他說話，他只坐在那裏不睬，不則是破口大罵。起初天祐還能勉強忍受，後來實在忍不住了，便說：「你既爲大臣，爲何兵敗不死呢？」枋得說：「程嬰和公孫杵臼兩個人都忠於趙國，一個存孤，一個死節。一個死於十五年前，一個死於十五年後，萬世之下，都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直到十四年以後，隗勝方纔俄死，也不失爲忠臣。司馬遷說：死

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說：蓋棺論定。你哪裏會知道呵！他這時已經立志想做餓死的龔勝，不願做那傀儡一般的新貴了。所以他的詩裏面，提到龔勝之處甚多：「不爲蘇武卽龔勝，萬一因行拜杜鵑。」（和曹東谷韻）「了知死別如龔勝，未必生還似子卿。」（和葉愛梅韻）「此生何恨爲龔勝，來世誰能知少連。」（和毛靜可韻）「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初到建寧賦詩一首）「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辭洞齋華父二劉兄惠寒衣）「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崇真院絕粒）當時許多志節之士，知道枋得被逼北上，都來送行，上面所舉曹東谷、葉愛梅、毛靜可等都是送行之人，並各贈詩，原詩附載疊山集中。枋得的門生張叔仁有兩句詩最爲痛快，道是：「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枋得對這兩句詩深爲嘉許，便睡在眠轎裏，從此只吃些水果，不再吃飯。同時在和詩中頗多激勵之句：「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和曹東谷韻）此外如「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初到建寧賦詩一首）「大軍四十萬，談笑卻胡塵。」（謝劉純父惠木棉布）也都足以見志。他自從不食以後，身體日漸委頓，四月初一到燕京，向宋太后陵慟哭。因病遷憫，忠詩見壁間曹娥碑，便哭着說：「小小的女孩子都如此，我難道反不及你麼？」留夢炎在藥裏放米給他吃，他把藥倒在地下，生氣地說：「我要死，你要我活麼？」終於不食而死，死後數月兒子定之護骨歸葬。

元室想用謝枋得做幌子，以便收服人心。偏偏鐵石硬漢的謝枋得不上他們的圈套，寧願餓死，不肯做新貴或漢奸。這種節操真可以做後人的模範。

接着來講鄭思肖。

鄭思肖，名所南，號憶翁；名號都各有意義，思肖就是思念趙宋；所南就是南方是宋朝的所在；憶翁也是憶念宋朝的意思。他是宋末的太學生，福建連江人。宋亡以後，隱居蘇州。遇歲時伏臘，總是向南哭拜。他的德祐二年歲旦云：「朝朝南向拜，願賭漢旗。」又偶成云：「郡國殘民少，君王何日歸？不如秋後雁，獨得向南飛。」他喜歡畫墨蘭，可是從不畫根和土，人家問他，他便說：「我國的地方，被番人奪去，你還不知道麼？我怎忍再畫土和根呢？」畫好以後，每每毀去。達官貴人問他討，他連睬都不睬；反而庸人孺子向他要，他倒高興給他。有一次知府問他要墨蘭，知道他是不輕易給人家的，便答應免去他的田租，他氣勃勃的說：「要頭便有一顆，要蘭花是絕對沒有！」知府也奈何不得他，只好算了。他的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常合楚王台。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又題畫蘭云：「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其高逸可見。又墨蘭云：「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戀國憶前身。空色微開曉，晴光淡弄春。淒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這簡直是以蘭自喻了。所題畫約，意尤明顯：「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

頭抱香死，何曾吹墜北風中！其清操可見。無怪乎仕元的趙子昂屢次來看他，雖是同爲藝術家，他也餉以閉門羹了。

他不僅自己的名字像謎語，連他的住室和著作名稱也都是謎語。坐臥不向北，住室有扁，名叫「本穴世界」，「本」字下面的「十」字移在「穴」字上，便是「大宋」，意思就是「大宋世界」。所著的作品有一種叫做「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掉「工」，再加上「十」，仍是一個「宋」字，所以這六個字的意思就是「大宋經」。處在異族的壓迫之下，他也不得不如此了！

他時時刻刻都不忘記國家，要想滅元興宋，無如力不從心，終於鬱鬱而死，但他詩中所表現的誓報國讎的意志堅決，實是令人生敬：「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裏，荒城梅又春。」（德祐二年歲旦）「一天悽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縱已成土，心終不肯灰。」（無題）「百萬胡兒犯天朝，奔南狩北恨迢迢。我非辦得中興事，一點英靈死不消。」（春日偶成）「愈久愈不變，一枕生死俱。獨行天與語，枯坐石爲徒。血汗衣冠國，冤浮盜賊區。何當洗兵馬，終古統炎圖。」（一礪）「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胸中有誓深如海，肯使神州竟陸沈。」（二礪）「我生一雙霹靂手，終碎此虜爲齏粉。」（三礪）「須知鐵鑄忠臣骨，縱作微塵亦不休。」（六礪）「一身肉痛愁

銷骨，兩臉顏枯瘦人腮。誓以匹夫扞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十二礪）

「不變不變不不變，萬挫以死無二心。醉喝海嶽尙翻動，不信不滅犬羊羣！」（庚辰歲旦歌）惟其心堅金石，所以對於一般爲國犧牲的志士常致哀悼，如五忠詠、二唁詩、敍殉難文武追獎隨駕內嬪某氏敍女子盡節，都可看作作者的一腔血誠。國既不國，「何以家爲！」所以他晚年連僅有的三十畝田和房屋都不要了，常住在萬壽寺或覺報寺裏。只留下幾畝足以餬口的田，還允許在死後送給佃戶。死時七十八，終以未報國仇爲恨。他的自挽詩中有句云：「痛恨莫能生報國，」他終於這樣「萬劍裂肌膚」地抱着遺憾死了！

現在再講林景熙。

元世祖二十一年（一二八四），桑哥做宰相，與和尙頭腦楊璉，狼狽爲奸，想在死人身上發財，要掘宋陵。外表說得好聽，自然是爲了國運延長，實際是看中了陵內的珠寶。於是楊璉上奏，桑哥就假傳聖旨，算是允許了，楊璉就明目張膽地在蕭山做了出來。他派人把趙官家的陵寢都掘開，把屍骨割得四分五裂，值錢的東西一一剝下，骨殖都拋到野外，任野狗去舐，爲了侮辱起見，又拿理宗的頭顱鋸下半截，當作喝酒的杯子；還拿牛馬的骨頭混在一起，意思彷彿是把宋朝的帝后當作畜生看待。不知宋室帝后本來是人，楊璉自己這樣的殘忍野蠻卻是連畜生都不如的。

當時紹興有王修竹和他的學生唐珏和林景熙實在看不過了，非常氣憤，就大家賣去傢具得到一百多兩銀子；又東拼西湊地借了一百兩銀子就買了些豬、羊，和上好的酒，請城內、城外的許多地棍來喝酒。這些年輕的流氓奇怪起來：「平日這些迂夫子怕我們像怕蛇一樣，怎麼現在反倒請我們吃起酒來了呢？不去管牠，吃了再說！」於是大家都一窩蜂地趕來。吃到半酣，大家知道這酒一定不能白吃的，便有一人站起來問：「你們都是讀書人，難道還用得着我們來幫忙麼？」唐珏就說起楊璉盜發陵寢的殘暴行爲，要想借重他們去偷骨殖，以免遭殃。於是大家都摩拳擦掌地要去幫忙，其中有一個人說：「事情洩漏了不是性命交關麼？」唐珏說：「不要緊，我已經籌畫得很妥當了。四郊百姓的骨殖很多，只要拿來換過，不是神不知鬼不覺麼？」

衆人道好，就依計行事。景熙也背着竹籬，手拿竹夾，一同前去，遇見帝后骨殖，就夾起來放在籬裏，另外還打了百十個銀牌，每個重一兩多，作爲看守的番僧的賄賂，果然大功告成，得到高、孝兩朝的骨殖，裝入幾個玉匣。移葬在蘭亭附近，上面種冬青樹爲記，歲時常去祭奠。當時林景熙做了四首夢中，一首冬青花，和兩首冬青行。夢中多用隱語，例如：「親拾瓊玉出幽草，」這瓊玉就是帝后的骨殖。「雙匣猶傳竺國經，」實際上仍是指的骨殖。「年年杜宇泣冬青，」指明葬地的標記。「水到蘭亭轉鳴咽，」是說明葬在蘭亭附近。

「猶憶年時寒食祭，」便指的是後來的歲時祭奠了，清人蔣士銓冬青樹第十齣發陵和第十一齣收骨卽寫此事，至於第十八齣夢報是說唐珣因移葬而得帝后陰報，得有田產和妻兒，我以為是個蛇足。雖然張孟兼的唐珣傳和羅靈卿的唐義士傳都載有此事，究竟事屬神鬼，未足憑信；何況唐珣等做這件事情，完全是由於憤恨敵人的暴行，並不是希望報酬的呢！

夢中第四首第一二句，宋詩鈔和宋遺民錄均作「珠臆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惟鄭之祐林義士事跡作「喬山弓箭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不知是林景熙的初稿如此，還是鄭氏誤記。

林景熙字德陽，號霄山，是温州平陽人。據章祖程的題白石樵唱：「庚戌冬，卒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可知他的生年是一二四二，死年是一三一〇。

景熙的詩，很多可以激勵士氣的。爲了篇幅關係，此地只想舉出他「不做漢奸」的一點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詩便表明這種意思：「妾身不出幃。」（商婦吟）「萍隨風去渺流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春感）「死乃見全人！」（哭郭同舍）「人生非金石，青鬢忽已雪。踰淮橘心移，出山泉性涸。猗蘭抱孤芳，不受宿莽沒。」（淪惡易如墜，進善難如登。危哉方寸地，風雨吹冥冥。）（雜詠酬汪鎮卿）「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春風吹麥秀，誤國竟何言！」（葛嶺斥賈似道）「幾人失腳風波裏，可是雲根

立得牢！（神仙隱跡）「下臨千仞淵，毒鱗正紛籍。腥風鼓洪濤，石齒鳴咋咋。失勢倘一落，萬縷那可及。不
如息我軀，猿鶴與朝夕。」（寄四明陳懋陽）從上引諸詩，可見林景熙立志之苦，有如耶穌之受撒但試探，
非道高卽不能勝魔也！

白石樵唱集中有答唐玉潛，玉潛卽唐珏字。又有王監簿南墅新樓落成，王監簿就是他的老師王修竹。
此外還有一首酬謝翱父見寄，因爲謝翱會替他們寫過一道冬青樹引。林景熙、唐珏、王修竹、謝翱都是與冬
青有關之人。此外還有鄭樸翁和守陵的羅銑，合稱爲「冬青六義士。」

最後講真山民。

「山民」的歷史我們不大知道，也不曉得他的名字叫做什麼，只因有人說起他的祖上是真德秀，纔
知道他姓真。有時大約也自稱「散民」，因爲他的詩閨中說過：「新換銜頭號散民。」總之他是一個晚宋
詩人就是了。

他的詩的特點就是最喜歡用「愁」字，尤其喜歡用愁字來押韻腳，這一點與北宋詩人秦觀頗爲相
似；因此他們倆的詩讀起來不由的引起我們一種淒其之感。但是實際上真山民與秦觀是人不相同的；秦
觀只是無病呻吟，真山民卻是有感而發。宋室旣亡，焉能不生荆棘銅駝之感，他的東粵廟便足爲他的愁字

押韻的註腳：「頰欄斜照網蛛絲，陳迹淒涼萬古悲。栢水尚鳴亡國怨，山松曾見受封時。碑因苔蝕無完字，城爲田侵失舊基。當日東甌知幾戰，如今贏得一荒祠！」

他的愁字押韻詩約如下列：「心寬不貯愁。」（幽居雜興）「無藥療閒愁。」（獨坐）「春光元自好，我卻爲春愁。」（春感）「市酒難成醉，鄉書莫寄愁。」（渡江之越宿蕭山縣）「帆影掛離愁。」（蘭溪舟中）「蛩聲空和旅吟愁。」（漁浦晚秋旅懷）「寒蛩可是知人意，未到莎根只說愁。」（夜坐）此外愁字在句中的也有六七處，不暇備舉。因爲他的詩分量本不多，所以雖然一共只寫了十幾個愁字，在用字的百分比上已經佔絕對的大多數了。因爲他「獨有愁根在，非春亦自生」，所以特別喜歡愁。

這也許會使得我們不甚滿意，以爲他少有積極性。但卻合了滿清的象奴紀昀的胃口，他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說：「黍離麥秀，抱痛至深，而無一語對新朝，則非惟其節至高，其安命知天，識量亦不可及！」像他這樣搖頭擺尾一讚三歎得意非凡的說了上面的話，也真虧他的臉皮厚說得出！因此我想到最近周信芳所演的香妃恨中把他當作小丑，真是最確當不過的；單只這幾句話，就很有當小丑的資格了！殊不知真山民「其節至高」是不错的，「安命知天」那只是紀昀在那裏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真山民並不會向異族搖頭乞憐，也根本不會「安命知天」；除了中國是天以外，真山民不像紀昀那樣淵博，

知道「天外又一天」在真氏的詩中只有「年來抱鋤手，無復揖公侯」（幽居雜興）只有「西風抵死相搖撼，爭奈儒冠裹得牢」詩集中連「江湖酬應語」都沒有，更不用說是靦顏事仇了。

但是，爲什麼真氏這樣地喜歡用愁字，「無一語懟對新朝」呢？我想是由於元室統一中國，大事粗定，文網愈密之故。但看真氏詩中所說：「時事三緘口」（獨坐）和「怕傷世事莫吟休」（夜坐）便知真氏所受的壓迫。這一點我們是應該了解而且原諒的。

像這樣的鬱積，不能痛快地發洩，真山民該也感到鉛塊壓住心頭的難受吧？又那能不叫他「離愁偏勝柳絲長」呵！

晚宋四家詩說過以後，現在可以說到最偉大的文天祥了。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吉水人。身材高大，面部豐滿，潔白如玉，秀眉長目，使人見而生敬。小的時候，看見學宮所供奉的同鄉歐陽修、胡銓等的像，都諡「忠節」，很是羨慕，高興地說道：「我死以後，如果不能受人供奉，就不是大丈夫了！」二十歲中了進士，對策集英殿。當時理宗在位已久，政治不修，天祥就寫了萬言的對策，大意是「法天不息」，就是希望朝廷努力自強的意思，也不起稿子，一揮而就。理宗親自點了他頭名狀元。考官王應麟奏道：「這本卷子忠肝鐵膽，恭喜皇帝，得到賢臣了！」

開慶初年，元兵侵宋，宦官董宋臣就要理宗遷都，誰都不敢說董宋臣的不是；當時天祥做甯海軍的節度判官，便上書請斬宋臣的頭，理宗不會聽他的話。後來天祥又深恨奸臣賈似道，時常在制誥中借題發揮，諷刺似道。

咸淳十年，天祥任贛州提刑。德祐初，長江告警，詔天下勤王。天祥捧着詔書痛哭，派陳繼周去號召江西的英雄豪傑，又結溪峒蠻人，又派方興召吉州兵，七拼八湊的湊足了萬人，皇帝聽說，便召他人衛。他的朋友勸阻他道：「元兵分三路來攻，聲勢浩大，你這萬把人濟得甚事！這不是等於叫一羣羊去抵擋猛虎麼？」天祥歎了一口氣道：「唉！我何嘗不知道呢！可是，國家養我們三百多年，一旦有事，徵召天下的兵，竟沒有一人一馬進關，我真氣不過；所以不自量力，願意在這次犧牲。希望忠臣義士，能够聞風起來，人一多了，事情就好辦，國家也許可以轉危爲安呢。」天祥本是很奢華的，這時他居然痛改前非，把他自己的家財充了軍餉。十月，天祥兵援常州，打了敗仗；尹玉率殘兵五百人夜戰，全軍覆沒，並無一個投降的。天祥退守餘杭。

德祐二年，宋降，仍封天祥爲右丞相，要他到元丞相伯顏那裏去議和。天祥一看見叛臣呂文煥，就痛罵了他一頓。文煥很生氣，領天祥去見伯顏。他竟坐在胡牀上，仰起了頭，翹起了腿，睜着眼睛，捋着鬚鬚，很傲慢地談笑。伯顏問他是誰，他說：「我是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又說：「見我爲何不跪？」他說：「我是南朝丞

相，你是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爲何要跪？」到底他還是不跪。別的公卿不是叩頭，就是討饒，惟有天祥與伯顏慷慨辨論。伯顏就把天祥扣留在京口。

元虜禁江禁夜，把路把巷，防範很嚴，天祥費盡心思，纔與杜濟同謀，在二月陰晦的晚上，逃出城來，偷渡到真州。天祥想借揚州的兵與賊戰，誰知揚州太守疑心他是元朝派來的奸細，閉城不納。天祥到真州，太守送他到泰州。他由泰州出海，又圖大舉。

他在汀漳間募集了一萬多兵。景炎三年，他在海豐遇元兵，被擒，服腦子不死，仍不屈節。元賊用刀來威迫他，他笑道：「哼哼，死算得了什麼，這把刀難道就嚇得了大丈夫麼？」說過就把頸子湊了過去。元賊把他送到幽州，他見了僞丞相博羅等不跪。衆虜捺他的背，揪他的腿，一定要他跪，他就索性坐在地上，罵道：「這簡直是刑法，哪裏是什麼禮節呢！」博羅問：「你不肯跪，有什麼話說麼？」天祥說：「我忠於大宋，你們殺了我就完了，還有什麼說的！」博羅說：「你說你是忠臣，古時有把國家給了人，自己又逃掉的麼？」天祥說：「你是說我做宰相，把國家給了人，自己又逃掉麼？老實說，把國家給人，是賣國賊，他一定有貪圖，決不會逃掉的。逃掉，就不是賣國賊了。那時我本來應該死，所以不死的緣故，是因爲想要留得此身，恢復大宋！況且度宗二太子在浙東，我就更想再圖大舉了。」博羅說：「德祐是不是你的皇帝呢？」天祥說：「是的。」博羅又

說：「棄德祐另外立皇帝，能算得是忠臣麼？」天祥說：「德祐是我的皇帝，不幸失國；此時國家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是爲了國家，所以是忠臣。」博羅說：「這是篡位！」天祥說：「度宗的兒子，德祐副君的親哥哥，怎能說是篡位？」博羅說：「你立二王，有何功勞？」天祥說：「宗廟存在一天，我就盡一天臣子的責任，管什麼功勞不功勞！」博羅說：「既知無法挽回，爲什麼還要去做呢？」天祥說：「臣事君，好像兒子孝順父母一樣，父母有病，明知要死，也還是要下藥的。這是盡臣子的心，殺了我就是了，何必嚙！」博羅說：「你要死，我偏不讓你死，一定要你降了纔歇！」天祥說：「隨便你怎樣磨折我，你看我到底變不變？」我是大宋的真金，豈怕你鬼火來燒呢！講來講去，你總是夷狄，我總是大宋的丞相。要殺快殺，殺遲了我還要罵得厲害。生薑的性質，到死更辣；我卻說，金石的性質，要終更硬！」

天祥被解到京師，要想見忽必烈，大罵他一頓再死。誰知事機不密，竟不讓他見忽必烈，留夢炎對忽必烈說：「殺了他，他倒做了萬世的忠臣，還是誘他投降，狼主可以做一個盛德的皇帝。」忽必烈聽信了留夢炎的話，所以天祥辱罵他的話，他都隱忍下去，屢次派人誘他投降。天祥總是說：「我決不變心，還是早點殺掉我的好。」或者說：「我所需要的只有五樣，就是：剔、斬、鋸、烹和投在大水裏，就是不高興自殺！」宋降臣勸他，他就說：「我不高興學你們做狗！」有人硬把元虜的笠帽戴在他的頭上，他就拿來小便，說道：「這是夜

壺」

後來有人說，久留天祥，一定要有變故；又聽說天祥陰圖起事，忽必烈纔決定解決天祥。忽必烈問：「你要怎樣？」天祥說：「我要死！」「要怎樣死？」「要刀下死！」忽必烈還想放他去，做和尚，尊稱他爲國師；或者放他去做道士，尊稱他爲天師；可是天祥只是痛罵，說是「不願活」。忽必烈只好下令殺他。他聽說要殺，歡喜得跳了起來，走路像飛一樣。快下刀的時候，忽必烈又派人對天祥說：「你要是降我，我給你丞相做！」天祥還是斬釘截鐵的說：「不降！」又罵了一通。於是，他在柴市被害而死。臨死前，他在衣帶上寫過八句贊語：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上面是文天祥的傳略。首二節是節譯宋史本傳的；但是再看下文，我發現了不妥：宋史是元朝托克托等修的，哪有什麼正確的話呢？譬如說，張弘範要天祥投降，別的記載都說天祥回以大罵，宋史卻說：「天祥泫然出涕。」又如別的記載都說天祥寧死不肯投降，宋史卻偏說天祥求饒。「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這真是侮蔑前賢，歪曲史實了！所以我只得改弦更張，從第三節起，另取鄭思肖的文丞相敘來節譯；此篇甚罕見，收在鐵函心史裏，我是借阿英的本子來用的。但其中有聲有色的一段脫逃，卻

寫得極簡略。好在有文天祥自己的指南錄、振鐸的創作小說桂公塘，我就可以省一些事了。清代的戲劇有蔣士銓的冬青樹，小說有吳趸人的痛史，後面都要講到。

第二節 一位將軍的詩

明季戚繼光不以詩鳴，但也做了一些詩。他著有止止堂集，此處先節譯明史戚繼光傳：

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他的父親在世時，做官做到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再升到神機營，並且操行很好。繼光從小就灑脫不羈，負有奇氣。家裏貧窮，卻喜歡讀書；經史大義，都能通曉。嘉靖中葉世襲了職位，又由上司推薦升都指揮僉事，在山東防備倭奴來犯。後來改到浙江都司，做參將，鎮守甯紹、台三郡。嘉靖三十六年，倭賊來犯浙江的樂清、瑞安、臨海等縣，繼光來不及救援，因為道路艱難，不會治罪。不久，與俞大猷的兵合在一起，在岑港把汪直的餘黨圍住，許久不曾打下來，因此被免了官職，戴罪立功。汪直餘黨居然逃走，別處的倭賊又在台州大燒大搶。給事中羅嘉賓等彈劾繼光無功，並且說他私通番邦，要將他拿問。後來因了掃平、汪直的功勞，復了原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到浙江的時候，發見衛所的兵不大會打仗，而金華、義烏的民風卻是素稱慍悍的，於是請旨召募

了三千人，教給他們刺擊的方法，長短兵器互相換用。因此繼光的兵特別比別人的兵厲害。又因南方的小河很多，不利於騎隊，就因了地形而定陣法，算好了步數，規定進退的方略。戰船、火器和兵器，也都精益求精。於是，戚家軍就名聞天下了。

四十年，倭賊又到桃渚和圻頭去搶掠。繼光連忙領兵到甯海，阻截桃渚的倭寇，在龍山打敗了他們，一直追到雁門嶺；賊又想要乘虛去襲擊台州。繼光親自殺死倭賊的首領，把其餘的賊追到瓜陵江，盡都死掉。從圻頭到台州的倭賊，也被繼光在仙居道邀擊，一個也逃不了。先後打了九仗，沒有一次不打勝仗，殺了一千多倭賊的頭，燒死的和跌在河裏死的還不會算在裏面。總兵官盧鏜和參將牛天錫又在寧波和溫州破了倭賊，浙東就完全平定了。繼光加官三級。

福建、廣東的倭賊竄到江西，總督胡宗憲派繼光去援救攻打，在上坊那裏又打得倭賊一個落花流水。倭賊逃到建寧，繼光也就回到浙江來了。

嘉靖四十一年，倭賊大舉侵犯福建。從溫州來的倭賊聯合福寧、連江的倭賊，一同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從廣東南澳來的倭賊，又合福清、長樂的倭賊一同攻陷元鍾所，蔓延到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以及莆田。這時寧德已經屢次失陷，在城外十里，有一處名叫橫嶼的地方，四面都是水，非常險要，倭賊就在那裏安下

大營，官軍不敢攻打，一年多毫無進展。新到的倭寇，就在牛田紮下大營，酋長的大營是在興化，東南互相聲援。

福建的告急文書像雪片也似地飛來，宗憲就又派繼光前去圍剿。先打橫嶼，每一個兵都拿一束草丟在壕裏，把壕填滿，都踏了過去，大破倭賊的巢穴，斬了兩千六百顆頭，乘勝追到福清，趁便搗毀了牛田賊的大營，傾覆了他們的窩巢。其餘的倭賊逃到興化，連忙又帶兵去追。夜間四更天，到了賊柵，連克六十營，殺了一千幾百顆頭，天亮進城，興化人如大夢方醒，纔知道繼光很快地破了城，於是歡天喜地的殺牛做酒，來犒勞繼光的兵士。繼光就班師回浙，路過福清，遇見倭賊從東營澳登陸，順便又殺了他們兩百人，算是找了一個尾數。此外劉顯也屢次破賊，福建的倭寇，這時已殺得差不多了。於是繼光到福州宴飲，在平遠台上立石紀功。

等到繼光回到浙江以後，新的倭賊又到的一天比一天多，把興化城整整地圍了一個月。這時恰巧劉顯派了八個兵預備送信到城裏去，倭賊就把這八個兵殺掉，穿了他們的衣服，賺開城門，蜂湧而入，燒搶得乾乾淨淨。後來又打破了平海衛，佔據了城池。

當興化告急的時候，嘉靖皇帝已經派俞大猷做福建總兵官，繼光做副總兵官，等到城陷以後，劉顯和

大猷都不想攻打，只想用兵來圍困倭寇。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帶領浙江的兵到來，於是巡撫譚綸命他做中軍，劉顯做左軍，大猷做右軍，合力攻打平海衛。繼光先上城，左右軍跟在後面，也上了城，殺了二千二百顆頭回來，此外還俘虜了三千人。譚綸奏明皇上，繼光功居第一，皇帝特爲此事告謝天地和祖宗，大加升賞。繼光因了橫嶼的戰功，本已升到都督僉事，現在又升爲都督同知，世襲千戶，替大猷做了總兵官。

四十三年二月，倭賊餘黨又聯合了新倭一萬多人，連圍仙遊三天，繼光破了城，又追賊到王倉坪，殺了幾百顆頭，其餘的人都從懸崖上跌下來死了。剩下的幾千倭賊，又去據了漳浦的蔡不嶺，繼光分五哨，身上藏着短兵器，緣崖而上，又俘虜並且斬殺了好幾百個人，其餘的賊就搶了漁船出海而去。

隔了許久，從浙江跑來的倭賊又犯福寧，繼光督率了參將李超等打敗了他們，乘勝追到永寧，殺了三百多顆頭。後來同大猷在南澳又打敗了吳平，並且把剩下的倭賊一一掃清。從此浙江和福建就不再受倭賊的茶毒了。

繼光治兵號令森嚴，賞罰嚴明，兵士沒有不聽話的。他與大猷都是名將，可是比大猷更爲勇敢而有毅力。大猷老成持重，繼光卻像狂風閃電一樣，很迅速地屢次打敗了大寇，名聲比大猷更大。

戚繼光的詩集是止止堂集中的橫槊稿。題名的意思，大約是追慕橫槊賦詩的風韻吧，雖然曹操與戚

繼光是絕對相反的人物。戚氏能於戎馬倥傯軍書旁午之際寫詩，真可說是儒將風流了。

戚繼光生平有兩件大事：一件就是前面所說的嘉靖中在浙、閩掃蕩敵寇；一件便是隆慶初在薊門禦邊。他在浙、閩是出之以狂風掃落葉的迅疾的，所以作詩的機會較少；但在薊門則好整以暇，只是防守罷了，因此在分量上此時的詩也較多，甚至能產生千餘言的長詩薊門述。他的詩和他的駢散文章一樣，並不十分明朗，稍覺拗澀，但也不過於隱晦。

他是將他的全身心獻給他的國家的。這樣的表白，詩中屢可見到。寄書云：「寄書向知己，不解作家音。男兒鐵石志，總是報君心。」馬上作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望闕台云：「十載驅馳海色寒，孤臣於此望宸鑾。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峯秋葉丹。」辛亥年（即嘉靖三十年）戍邊有感云：「每經霜露候，報國眼常明。」盟忠樓云：「擊楫前賢志，裁襟國士恩。」關嶺寺有感云：「一片孤臣兩鬢斑。」普寧寺有感云：「百戰雖能寬束帶，平生自慰有孤忠。」船廠阻雨云：「驅馳還我輩，不惜鬢毛蒼。」

歷代名人生卒年表上不會記有戚繼光的生卒。據丙子除夕署中有感首句云：「五十春光隔曙暉。」丙子（萬曆四年）時為五十歲，生年或當為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卒年可查明史。他是隆慶二年率兵北上的。「在鎮十六年。居正歿半歲，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即謝病。居三年，奪俸，

繼光亦遂卒。」大約從北上到死，在鎮十六年，廣東做小官一年，家居三年，其間約二十年，那末從隆慶二年往下算二十年，他的卒年大約是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左右了。丙子一詩當爲在廣東署中所作。他替國家建了許多功勞，結果只落得被劾奪俸，鬱鬱以終。但是，即使他遭遇逆境，他的一片忠心，仍是爲國的。丙子詩中便有這樣的詩句：「共君莫話當年事，赤膽猶殷白髮稀。」像這樣始終犧牲小我獻給國家，允文允武的民族英雄，是多末令人欽佩呵！

第四節 明末的二張

晚明詩人最值得特提的是二張：張家玉和張煌言。現在先說張家玉。

張家玉字元子，明末東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明亡後，從唐王入福建，擢翰林侍講。

永曆元年，永曆帝從肇慶封家玉爲左中元，因爲路遠不會去。清降將李成棟攻陷廣州，張家玉時官至右都御史，兼巡撫廣信，便與韓如璜（字姬命，著有明文茲、小韓文，常在何喬遠、李孫宸署中）等在東莞起義。因爲沒有軍餉，就把田園變賣，家財分散。當時他的僮僕都竊竊私語，不以爲然，他就寫了一首偶聞僮僕夜語：

「不達時情數蠢奴，猶思家業苦嗟吁！

此身已置存亡外，寧計田蕪與地蕪？」

當時清降官修養甲聽說家玉是個了不起的人，便派副使張元琳來說降，家玉便穿了明朝的衣冠出來，把元琳罵了一頓。家玉說：「我和你同是崇禎十六年的進士，那末你是我的同年了，你怎麼還不知道我的志向呢？」元琳回去，把碰壁情由告訴養甲，養甲竟又寫了一封信來，家玉回信說：「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像我家玉這樣的人，怎能以不賢之招來招我呢？要殺就殺，聽憑你好了！」

家玉不但不降，反而再接再厲，積極進行。他的老師林洵又幫他的忙，更召集鄉勇何不凡、莫子元等，攻打起東莞來。知縣鄭霖（南明野史誤作鄭縻）投降。於是家玉進城，抄了最富的鄉紳李覺斯的家，把他的錢來賞給兵士，直恨得李覺斯牙癢癢地，敢怒而不敢言。不到三天，李成棟帶領水陸軍到來，家玉料抵擋不住，只得棄城而走。家玉的祖母陳氏、母親黎氏、妹妹石寶都投水而死。家玉的水師駐在杜澗村，地近新安。等到北令一走，家玉又派陳大赤來做新安的知縣。

一方面家玉又派張元榮、陳瑞圖上表給永明王，說起克襲新安的事情，永明王就升家玉爲兵部尙書，提督嶺東軍務。

李成棟追蹤而來，又破了杜澗村，韓如璜死難。家玉領兵到新安，又被成棟圍住，家玉突圍而出，再走博羅，途中成夜走博羅一首：

「舉目烽煙黯自傷，胡笳吹處似邊方。

真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螢死有光。

力盡張良虛博浪，時窮許遠失睢陽。

當存百煉堅金志，捲土重來未可量！」

是的，捲土重來未可量！家玉是能够屢蹶屢起的。

東莞鄉紳李覺斯見家玉勢敗，並且東莞已爲清兵所有，爲洩憤起見，把家玉的祖墳掘了，家廟也毀了，甚至連家玉的族人也都捉去殺掉。家玉路過故里，痛哭而去，因此也，更堅固了抗戰的決心。他感憤而作傷族罹禍：

「誰計忠成九族殃？行藏我亦似文方。

但能完得君臣節，磨涅從他也不妨！」

又作痛悼先塋被伐：

「廬屋空餘一炬灰，祖骸仍暴委蒿萊。

可憐忠孝難兼盡，血灑西風寄夜臺。」

家玉在途中聚了幾千兵，果然在六月十日又收復了博羅、龍門、連平、長寧等處。

可是，八月二十七日李成棟又圍博羅，在城下挖洞，安放炸藥來轟燬城牆，天亮的時候城牆坍倒下來，張家玉又退守增城。因為張家玉少年任俠，好擊劍，多結山野豪傑，所以能够廣結義士，屢仆屢起。但這一次，也差不多是強弩之末了！

家玉也許想起項羽在九里山被圍的故事了吧？也許他要舞起他所心愛的劍了吧？他的詩中時常提到舞劍。如不寐云：

「蓬窗獨坐氣颼颼，擊楫誰憐士雅憂？

撒手已無兒女態，回頭寧有室家謀？

須知白水仍興漢，未信西戎可繼周。

惆悵胡塵思欲掃，幾回中夜舞吳鉤。」

又如讀史云：

「晉室傾頽事莫當，雞聲啼起鐵肝腸！」

諸君漫灑新亭淚，好向中原識范陽。」

他是以聞雞起舞的范陽祖逖自況的。

在李成棟攻打增城以前，降清的巡撫王芋自恃乃家玉舊友，寫信勸家玉剃髮出降，信上大略說：「楊朱爲我，不肯拔一根毫毛以利天下，孟子曾經嘲笑過他。你怎麼也愛惜頭上的毛，寧願同鄉們受屠殺的災難呢？」家玉得到信，不禁大罵：「老賊不死，居然敢侮辱孟子！」他就寫回信罵王芋道：「北京和南京失守，我以爲你是國家的大臣，早已盡忠，怎麼你還不曾死呢？你難道想拿不堪入耳的話來污我的耳朵麼？」不錯，家玉是不肯剃頭的，他早就寫過出師了：

「獨整王師陌上游，村莊兒女盡凝眸。」

請看我亦何曾異，畢竟人間不剃頭！」

家玉想起一般漢奸，如王芋、張元琳之流，不勝痛恨，時常寫詩痛罵他們。如營中晚坐云：

「韓門坐冷夜悠悠，燐火低飛笑鬼幽。」

萬里山河悲戰角，百年身世負虛舟。

羶腥我抱淪胥痛，冠履誰甘倒置羞？

欲借朱雲當日劍，奮來高斬佞臣頭。」

又如歎交云：

「亦知寥落苦奔波，其奈冠裳掃地何！」

一自首陽人去後，更誰重唱採薇歌？」

又如感憤云：

「積弊和戎久已知，不圖大木竟難支。

崑崙漫憶三通鼓，淝水難同一局棋。

今古無窮終是幻，死生有盡亦何悲！」

夷齊去後無知己，欲上西山繼採薇。」

王芋勸降不成，惱羞成怒，便慫恿李成棟進兵。家玉也不甘示弱，把他的兵分爲龍、虎、犀、象四營，據守增城。九月一日，成棟令杜永和、閻（南明野史誤作閻）可義分兵攻打，城內也分兵三處，犄角相救，倚深谿高崖自固，大戰了十天。到了九月十日，清兵圍了數重，家玉的兵突圍出戰，死了好幾千人，沒有一個投降的，火藥已

經用完，諸將請血戰潰圍而出。家玉使命設酒，痛飲一頓，說道：「矢盡礮裂，要打也無從打起；將傷卒死，要殺也無從殺起。天一亮，只好被他們俘虜了！男子漢大丈夫，事既不成，何必用頸血濺在敵人的手裏呢？」說罷就徧拜諸將，自投野塘而死。胸中藏一印章，是思文皇帝賜給他的，上面刻了四個篆字，道是「正大光明」。

時家玉年三十三。

清兵得到家玉的屍首，便請家玉的對頭李覺斯來看。李覺斯一看，便作揖賀道：「對了！這屍首正是張家玉，我知道的。他缺了一粒牙齒，用銀鑲過，頭髮長二尺三寸，現在一點也不錯，張家玉的確死了，恭喜恭喜！」

家玉的黃馬，神駿矯健，每逢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家玉死在塘裏，馬也自己攢死在溪水旁邊了。後來家玉的弟弟家珍有夢馬，詠此事道：

「久失飛黃馬，空餘血戰衣。

可憐橫草後，不得裹尸歸。

力盡猶追逸，功高幾潰圍。

年來生腓肉，夢爾淚頻揮。」

永明王知道家玉殉難，便於永曆二年三月贈家玉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增城侯、諡文烈。家玉的父親兆龍還在，封以子爵，家玉的弟弟家珍則任爲錦衣衛僉事。

家玉早就拚着一死了，他的詩中常有殉國的話。如自舉師不克與二三同志怏怏不平賦此云：

「落落南冠且笑歌，肯將壯志竟蹉跎？

丈夫不作尋常死，縱死常山舌不磨。」

又軍中夜感云：

「慘淡天昏與地荒，西風殘月冷沙場。

裹尸馬革英雄事，縱死終令汗竹香。」

求仁得仁，家玉終算如願以償了！

接着再講張煌言。

張煌言平生最得意的事情是：「領偏師出安徽，連下蕪湖、太平、寧國諸郡。」詳見他所作的北征錄，這篇名恰好與他所佩服的文天祥的指南錄成爲對照。己亥年進攻長江是最壯烈的一幕：

「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數百位，欲遏我師。延平屬余領

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卻。兩岸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橋，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共總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北征錄）

煌言詩中有謂：

「橫江樓櫓自雄飛，霜仗雲麾盡國威。」

夾岸火輪排疊陣，中流鐵鎖鬪重圍。」

也許就是寫當時情景的吧？

煌言連下安徽諸城，其北征錄中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南寧、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蘆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以及和陽，或招降，或克復，凡得府四十三，縣則二十四焉。」當時人心思漢，幾乎煌言不會用什麼兵力。其詩句極言百姓們熱烈的情緒：

「十年父老見旌旗。」

「行人猶指漢威儀。」

「中原父老還扶杖，絕塞山河自寢兵。」

「東來玉帛空胡虜，北望銅符盡漢冠。」

終於成功被清軍所詐騙，退出長江；煌言失了聲援，也就一敗塗地，只得焚舟登陸，間道逃歸。途中辛苦的經歷，北征錄中記載得很詳細。當時他以一死了之，本極容易；所以要留得此身，是想徐圖再舉的。其生還末章云：

「風雲蹉跌後，無計展霜蹄！」

雖有雄心，惜已無此能力。誰知三年以後，滇中的永明帝和臺灣的鄭成功相繼逝世，煌言之勢益孤。他無法可想，只得解散兵士，到南田的懸壘去暫住。

他的妻子和族人多被清兵囚繫拷掠，或殺或戍。他對此非常哀痛，詩云：

「痛心惟骨肉，耄及受參夷……」

「百端交集處，能不碎心脾？」

「淫威何太甚！原外鵲鴿鳴……」

「埋肝有處士，腸斷是零丁。」（聞家難有憫）

「所悲諸父行，斑白櫻三木。

女兒其所天，株連遭桎梏。

幸或作流人，否恐登鬼錄。

稚子竟何辜？十載尚淹獄。

批雖有寡妻，黑幪兼縮軀。

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淇族！」

（虜廷逮及族屬聞之泫然）

終於他咬了咬牙說：「涕淚慰親朋，安知此非福？」是的，爲國家而犧牲，什麼都說不得了。

癸卯年間，煌言繼續住在懸壘。懸壘在海中，荒瘠而無人煙，山南有汶港可以通船；煌言蓋了一座草屋，住在那兒，同住的只是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幾個將卒以及一個船夫。此外還有兩隻猴子。山中曾苦飢，煌言詩云：

「安得有蕨薇，療飢待明主？」（苦飢）

即使歸隱，他還是念念不忘明室之興復的。甲辰年，煌言手下的小校徐元已降清朝，便建議道：「煌言不死，

海寇是要再起的！於是清廷追捕甚急，浙江總督趙廷臣就派徐元去捉。徐元穿了和尚衣服，率領健丁，伏在普陀山、朱家尖、蘆花畧三路，等待焯言入網。恰巧焯言乘舟經過得以脫免，但將卒數人被捉。徐元出刀威嚇，一定要他們說出焯言的住處，他們一定不肯說。將官投水而死。徐元又殺了幾個兵。最後一個兵，爲了貪生，竟說出焯言的住處來，並且說：「你們捉張公不容易。他養了兩隻猴子，敵船在幾十里以外，猴子就可以在樹梢望見，張公就有防備了。」於是徐元等就坐了所獲的船，在夜半到縣畧去。

其實，焯言早拚一死了。趙廷臣屢次勸降，他知道他要死在杭州。他希望將來能葬在西湖，與岳飛、于謙媲美。這樣的話，在詩中是常可看到的：

「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裏卻模糊！

高墳武穆連忠肅，添得新祠一座無。」（憶西湖）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素手分三席，敢謂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甲辰八月辭故里)

徐元等從山背後攀藤而上。(也許猴子已經死了，煌言有一首詩題作「小猿蓄之兩年，以病抱樹而死，爲之惻然。」是否在煌言被捕時躍入水中而死，已不可考知。) 煌言坐處，放着一柄劍，有筆就預備自殺。那天晚上，聽見蘆葦颯颯有聲，趕忙把從者喊起來，已經來不及，清兵已經到房裏來了。於是煌言、子木、冠玉和船夫四個人一齊就縛。這時是七月十七日。煌言作被執進定海關云：

「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

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他經過故里時作詩云：

「知者哀我辱，愚者笑我頑。

或有真達士，謂此勝錦旋。

人生七尺軀，百歲寧復延？

所貴一寸丹，可喻金石堅。

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被執過故里)

八月離故里，又作詩云：

「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傳？」

他戴了明朝的角巾，穿了明朝的葛衣，坐轎子進了寧波府城。張提督用客禮待他，問道：「怎麼屢次邀請張先生，都不肯來呢？」煌言說：「父死不葬，是我不孝；國難無救，是我不忠；不孝不忠，羞見江東。」張提督勸他投降，他不回答。第二天便送他到杭州去。當時他的舊部送他，約有千人，都號咷大哭。煌言神色不變，出了西門，說道：「慢一點！」他望北四拜，是辭朝；再望城門四拜，是辭鄉。拜過就上船，拱手與岸上的人告別。上船以後，左右有人看守着他。他說：「用不着！此處不是我死的地方。」

煌言到了杭州以後，臺督趙廷臣勸他投降，他也不響。逼得他緊了，他只求「快死」，別無他語。他作詩復趙臺督云：

「贏得孤軍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他在獄中，不吃東西，作甲辰九月獄中感懷云：

「綸巾原當蘇卿節，葛帳依然晉代表。」

後來獄卒哀懇他不要絕食，他纔慢慢地說：「我既預備一死，又何必來累你們呢？」這纔吃一點點水果。

當時廷臣待煌言很寬：准許人們慰問。於是人們爭先恐後地賄賂使者，要想瞻仰這位民族英雄。也有向煌言求墨寶的；煌言有的寫，有的不寫，隨性之所至。獄中作灑血云：

「灑血今何地？紅殷涸漢冠……」

乾坤竟如此，刺眼盡猴冠！

足見當時漢奸滿地，國事無望，煌言吟這詩時，其憤慨可見。

到了九月七日，廷臣對煌言盛頌說道：「老先生部文到了！」煌言就坐着轎子到官巷口，遙見鳳凰山一帶，讚道：「好山色！」又賦絕命詩：「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第三句也有寫作「含笑從文山」的。

煌言與清軍相持幾二十年，且曾三人長江，雖大事不成，也足以自豪。其堅貞不拔的節操，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尤其使我們欽佩無已！

第五節 晚明的詞

晚明最大的詞人是夏完淳；陳子龍似猶不及。

夭折的青年詩人是使我們懷念的，同樣的蹈海而死的王勃和雪萊，還有濟慈 Hazlitt 等輩，都使我們發生最大的同情和憐惜。但是，他們也不過是詩人罷了。既是詩人，又是民族英雄和鬪士，這便要推薦明末以十七歲而成仁的青年詩人夏完淳。

夏完淳，字存古，是明朝華亭人。他的爸爸允彝也和他一樣，詩做得很好，也是成仁而死的。這真是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完淳雖只是一個剛剛成年的孩子，卻常懷故國之思，一心想恢復失地。如他的秋夜感懷云：「征鴻非故國，橫笛起新亭。」采桑子詞後半云：「暗將亡國傷心事，訴與東流；訴與東流，萬里長江一帶愁。」一翦梅詞前半云：「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淒涼，賸粉餘紅。金溝御水日西東，昨歲陳宮，今歲隋宮。」最後兩句的意思很明顯，去年還是明朝的宮殿，今年已經被滿人把宮庭或國家佔去了。滿江紅首二句云：「無限傷心，弔亡國，雲山古道。」意思也是一樣的。

完淳念念不忘於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於是跟着他的老師陳子龍在太湖起兵。他遵從他爸爸的遺命，把家財全都散給兵士，作為軍餉。魯王從遠處遙授他為編修。子龍打了敗仗以後，完淳便投到吳易的軍

隊裏做參謀，據明史說，因子龍的獄詞連及，因此被捕，到了南京。經略洪承疇要想放他，故意做出吃驚的樣子說：

「小孩子懂得什麼！哪裏會造反，不過是上了賊人的當罷了。」又當面對完淳說：「你投降了吧，包你有官做。」

完淳大聲說道：「我聽說承疇先生是本朝的民族英雄，松山、杏山與清兵打過猛烈的仗，血戰而死。皇帝聞訊，很是傷悼，優加褒卹，中外感動。我欽慕他的忠烈，年紀雖輕，殺身報國，總要學他纔好。」

左右的人向他低聲說：「那上面坐的就是洪經略呀！」

完淳罵他們道：「胡說！承疇先生早已爲國盡忠，天下全都知道，曾經御祭七壇，皇帝親自哭弔，淚滿龍鬚。」說時又轉臉罵洪承疇道：「你是何人，膽敢冒名頂替，有辱忠魂，真是混帳！」於是跳起來痛罵。

這時承疇又不好意思說他自己的確是洪承疇，弄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完淳的老丈人錢梅一同被訊，他是太湖義勇軍方面的職方司主事，當時氣稍不振，完淳大聲對他的丈人說：「當日你和督師陳公子龍以及我三個人一同歃血爲盟，在江南起義，江南人莫不踴躍加入；現在與你一同慷慨就死，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也可算做奇偉的大丈夫麼？」錢梅一聽此言，也就不再屈服，後來

與完淳同死。

完淳在獄中仍舊做韻文。他所最痛惜的便是這一次事業的失敗。

「望青煙一點，寂寞舊山河！」（金陵雜詠）

寂寞呀寂寞，有誰再起義兵呢？

「英雄恨，淚滿巾，何年三戶可亡秦？」（自敘）

何年三戶亡秦呢？誰知都在兩百六十餘年後，我們受壓迫的民族方纔翻身，完淳真不算是過慮呵！

完淳回想當年。

「想那日束髮從軍，想那日霸角轅門，想那日挾劍驚風，想那日橫槊凌雲，帳前旗，腰後印，桃花馬，衣柳葉，驚穿胡陣！」（自敘）

是何等的痛快淋漓，到如今只落得

「幾片降旗上石頭！」（感懷）

真是他們意想不到的事。

終於，這樣一位「能視天文，料軍事，草檄賦詩」的青年詩人，僅只十七歲，竟被異族的強暴的統治者

害死了。

其他詞人，約如下述：

吳易日生的吳長興伯詞慷慨悲涼，有辛棄疾風。心知明祚難延，仍克盡心力，與清師抗衡，以盡民責，其志實在可嘉。詞中屢言事業難成，但塘口長白蕩之戰，仍再接再厲，不肯休止，大約這就是文文山所謂父母將亡，無不下藥的道理了。一翦梅秋湖云：「英雄心事總成癡。」滿庭芳七月八日夜作云：「待取女媧木石，銜血去填河。」渡江雲中秋無月云：「何年赴瓊樓舊約？」摸魚兒浙江潮云：「有精衛心癡，麻姑眼老，桑海幾朝暮。」賀新郎九月九日作云：「箇盡紛紛南北史，算神州離合渾難據；江水咽，向東注。」賀新郎云：「事業那堪說……慘淡魚龍風雷怒，算神州到底離難合。誰隻手，補天缺。」浪淘沙臨刑絕命云：「瞥眼神州何處在？半枕黃梁。」

孫文忠公（承宗）詞多自述。年老防邊，甚爲可敬。唐多令云：「便欲乘風開萬里，雙鬢不勝秋。」御街行云：「未拈白髮先成淚……北山猿鶴，南枝烏鵲，幾度家園會？」霜天曉角云：「玉關人更老。」沁園春秋思云：「是誰奪卻燕支，算麟閣雲台，須有時。問一行直抵黃龍，痛飲何如……天思遠，念玉關人老，曰汝其歸。」吳騏日千，華亭人，崇禎諸生，起初參預幾復兩社。國變後，磨跡韜影，家徒四壁，不改其樂。湯斌撫吳，將造

廬請見，他作了一篇鳳凰說來辭謝，他自述生平，隆冬止穿單袷，仍能貞堅自守，真是可敬。他的浪淘沙錢塘懷古，說的是宋室的覆滅：「春草碧，漸漸，春雨廉纖。吳山樹盡滅朝嵐。德壽故宮猶在否？幾個茅菴。玉匣有人探，明月空含，冬青花下問金蠶。杜宇有魂招不得，淚滿江南。」日千寫到此處大約想到唐玉潛、林景熙那些人了吧？他所最痛悼的實是明室，此詞不過借題影射罷了。

番禺屈大均初名紹隆，字介子，諸生，國變後易服爲僧。他的詞多婉約，所以極少盤馬彎弓的話，可以說是詞中的董若雨。有道援堂詞錄醉花陰前半：「煙雨臺城迷古道，春色幾時好？誰使馬羣多，一片江山，生徧萋萋草。」

陳子龍的陳忠裕公詞自以唐多令與二郎神爲首選。今錄天仙子後半：「北望晉書迷故國，一江春水無消息。強將此恨問花枝，嫣紅積，蕊如織，我淚未彈花淚滴。」子龍太湖起義兵，戎馬倥傯，時念故國，一腔熱誠，可以在此詞中看到。

秦州季來子，原名應申，號綺里。甲申國際大變，來之聞莊烈帝殉社稷，痛哭愴涕，時有恢復之意，不樂與人言，不欲與世交。到了乙酉，清兵南下屠揚州，江南盡失，來之知事不可爲，就潛居一樓，禁足不下十餘年。終身穿先朝的衣服，不肯薙髮，著書盈篋，不以示人。有人說他家裏藏着鐵函，漆封完固，不可拆視，大約是鄭所

南心史之類的著作了。季先生詞僅存一首，惜爲理學之談，與晚明時事無關。

南海陳子升喬生有中洲草堂詞，弘光時以明經舉第一。隆武改元，拜中書舍人。桂王時，拜吏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他的燭影搖紅一闕，後半感憤特深。「不惜絲絲，兩邊華髮微霜起。可憐心事昔擎雲，今日滄桑矣。請看山雉水驂，青眼中高歌望子。歲寒松柏，共寶南金，休同淮積。」

甯都會燦有六松堂詩餘，「其詞則黍離黍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也。」如蕙山溪云：「歸何路？南北東西阻。」西河云：「茫茫江水何處去？」可惜未能慷慨激昂像辛棄疾那樣的高唱「漢水東流，都洗盡髑胡膏血」呵。

明末畫家陳洪綬間亦作詞，「國變後削髮爲僧。甲申之際，佗僚無聊，幅巾方袍，放情世外，促膝銜觴，必有所作。」他的寶綸堂詞中有一首訴衷情東阪步還云：「春光半落甲兵中，天子恨慙慙。愧不書生戎馬，一劍倚崆峒。長中酒，臥溪風，海棠紅。父書未讀，事君無路，轉眼成翁。」他想做一個戎馬書生，可惜事君無路。然而，他依然做了一個不屈節的和尙。下列二詞頗有故國之思。眼兒媚前半云：「漢家宮闕映斜陽，斷送九迴腸。千秋霜草，半軒落日，幾堵頽牆。」如夢令云：「疏了窗花籠柳，闔了詩人酒友。風月與江山，竟是誰家所有？老叟老叟，今日花朝知否？」又有點絳脣，可以看出他的窮困和志節：「身在刀兵，老夫六換新年紀；有何道

義，得免刀兵死難報親朋，分屋分柴米，窮生計，陳言故紙，還要重新理。」
「洪綬字章侯，一字老蓮，又字老遲，
諸暨人，國子監生，崇禎中召爲中書舍人。」

第二章 小說

第一節 水滸和西遊

水滸和西遊是我們所最熟知的小說名著。

水滸與民族革命有很密切的關係，約舉起來，有下列五點：

第一，是晚宋龔聖與的水滸人物像贊。高如李嵩畫了像，他就寫像贊。聖與是明季程敏政宋遺民錄中的人物；他這樣地稱許水滸英雄，可見他是怎樣熱烈地希望有草澤英雄起而恢復宋室，把元人逐出漢域了。

第二，是元朝羅貫中的水滸多合史實。如董平，是楚南的強盜。如關勝曾屢拒金兵，見宋史和金史的劉豫傳。又有大刀魏勝在紹興三十一年率領山東的忠義軍，與金人作戰，見宋史卷三六八。如張順、張貴可相當於浪裏白條張順和船火兒張橫。水滸有一回湧金門張順歸神。在宋史上，張順確是死在江中的，不過是

長江，不是之江，而所抵抗的卻是元朝的降將呂文煥。如河北王友直疑卽玉麒麟盧俊義的影子，他們倆都是住在大名府的；並且，王友直所統領的忠義軍是最大的一股，計兵數萬。友直又是朝廷方面的統制，與普通強盜不同，所以水滸傳列他於第二位，以示尊敬。（以上論證，引用逸經第一期謝興堯的水滸傳人物考。）羅貫中親受元代統治下的痛苦，大約不無有感吧。

第三，是明代嘉靖間郭勳府的本子加入征遼一事。這是頗有深意的。當時北有俺答屢次入寇，南有倭賊時常騷擾，郭勳府中人頗想有像水滸一樣的英雄去防禦外侮，所以纔加入征遼一事，以思古人。

第四，是明末張岱的陶庵夢憶，作者想要挽回明代的傾頽。他稱讚梁山上的物人「英雄忠義之氣，積於筆墨間」，可見他是怎樣嚮往於這些抗戰的志士，希望晚明也有這樣人來和滿清抗戰了。

第五，是清季天地會的利用水滸傳。天地會卽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之意，由於引用水滸「指天地作父母」而來。四海一家，與後來賽珍珠（Pearl Buck）譯水滸爲「All Are Brothers」暗合。因此，康熙現行例中有「禁拜兄弟」一條。後來天地會（卽三合會或紅幫）加入孫中山的興中會，對於推翻滿清這一業績上盡了不少的力。

有了以上五點關係，所以水滸也可以算作民族文學。

西遊是指的西遊補。關於西遊補的作者董若雨，劉復曾寫過一篇極詳細的董若雨傳。他斷定西遊補作於崇禎十三年，即明亡前四年。理由是董若雨詩文集中豐草庵詩集卷二采杉編頁四有這樣的兩句詩：「西遊會補虞初筆，萬鏡樓空及第歸。」下註云：「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此詩作於庚寅年（一六五〇），倒推十年上去，該是庚辰（一六四〇）。因此便有這樣的斷語：「許多人以為西遊補是明亡後所作，從而有種種的揣測，現在找到了這個證據，可以把所有的揣測一掃而空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也以為西遊補作於明亡以前，不過不會引證劉復所提出的證據。魯迅說：「全書實於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於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書之日，尙當在明亡以前。」

但我對於劉復和魯迅的話都有一些懷疑；我頗附和一般的意見，以為西遊補似成於明亡以後，而非在明亡以前，可惜我沒有十分有力的證據，所以只能把我自己的話當作一種假說。

先說劉復的證據，似乎確鑿而無可議。但他太把「十年」兩個字看得實了。依照修辭格的說法，十年不過是個約數，猶之俗話所說的「十年八年」並且，即使依劉復的說法，十年是的确的刮刮的十年，但是，劉復爲了加強他的論證，或者計算時不會留心，竟多算了一年，庚寅的前十年該是辛巳（一六四一），決不是庚辰。何況，明朝是亡於庚寅前七年的，距所謂十年只差三年呢！又安知董若雨不是爲了避禍而故意含

混其辭說是十年，要想把自己的心血結晶傳示後人，以免遭到禁燬呢！劉復能够推測董若雨「誤焚」甲申乙酉詩歌是爲了避禍，這誤字「正是若雨所下的一個最痛心的字眼，」誤字是裝傻，實際心裏早就明白，明明是「故」焚，卻偏要說「誤」焚，甲申乙酉正是明亡後的第一、二年，詩「中間必定有言論過激，通敵有據的嫌疑，」怎麼他會被「十年」兩個字蒙混過去呢！我們只要看董若雨詩文集中幾乎沒有一句觸犯滿清的話，便可以知道董若雨自己是怎樣的謹慎了。他的詩集中最初對於亡國還留下一點「不鳴亦不舞，儂不慕封侯，願君還故宇」（怨鶴行）「城郭人民事事悲」（秋日賞武夷山志）的句子，但後來連謝翱西臺慟哭記（豐草庵詩集卷四頁一）和林景熙冬青行（豐草庵詩集卷十頁四）那樣好的借題發揮的題材也只留下些不痛不癢的話了。似此，他對於早年的西遊補又怎得不施放煙幕彈呢！

再說魯迅的解釋。他只是「疑，」並不會說實在了。既云「於宗社之痛之迹少，」那末可見他也承認西遊補至少是有「宗社之痛之迹」的了。自然，書中譏彈明季世風，例如做時文、學名士、溺酒色之類，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但從分量上說，究竟還是宗社之痛多於譏彈世風，這在病禪每回後的評語和小說林上蠻的讀西遊補中都有充分的例證。

現在且把這些寓意，照樣解釋如下：

爲什麼要插入火燄山一節中呢？因爲明朝是火德，故又稱爲朱明。爲什麼一開場就是春天的牡丹花呢？因爲明朝亡於甲申三月，正是春天的時候。

一開卷便是一首七絕：「萬物從來只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意云，只應有明朝，不應有異族侵入也。「敢與世間開眇眼，」瞎子開眼，當然是「復明」，復明就是「恢復明朝」，末句「肯把江山別立根？」其意甚明，不願另事二主，反對異族入主中華。

第二回云：「宮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明朝不可爲矣。

第五回云：「西施云：難道不曉得我是有兩個丈夫的？」所謂兩個丈夫，卽事二姓也。第七回云：「東邊不收，西邊不管，這中人卻是難做。」第九回寫秦檜受百般刑罰，大快人心。

第七回云：「這裏（指山東）是無人世界。」蓋明末江浙起義師，山東獨無義兵也。

作者一意思要恢復故土，恨不得有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的本領。故第五回云：「聞得女媧久慣補天，我明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第八回云：「每月中打頭就是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又把初一做註腳。」日曆倒行，卽逐日之意也。

第十回云：「這裏是韃子隔壁，再走走兒，便要滿身惹臊。」意思是勸人要潔身自好。

以上都是前人所看出來的。此外我自己也有一些史實上的索隱，寫在下面：

評者蠻云：「山崧溺於聲色，唐桂二藩皆制於豔妻。」病禪則實指大唐天子爲唐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會后入閩條云：「初隆武孤身向來，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獻，隨居官衙。至是，會后至，遂大興工作，擴構宮殿。庖廄之屬，皆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下體衣皆織龍鳳。」

關於唐王與會后之死，西遊補第十四回云：「唐僧翠娘捲做一團大哭；捲來捲去，捲到一個碎玉池邊，只見翠娘飛身下水。唐僧痛哭，連叫翠娘蘇醒。外面紫衣使者飛馬走進，奪了唐僧軍馬一齊簇擁，竟奔西方去了。」按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中云：「方入城，忽有叩門稱扈者，啓視之則兆騎也；遂與會后同被執死於福州。」又明史卷一百十八諸王傳云：「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被執。妃至九瀧，投於水。」大約這九瀧就是西遊補中的碎玉池了。

病禪以爲秦始皇指孫可望，因孫曾封秦王，這話是有根據的。明季南略卷十四便有一專條孫可望請封王。病禪又以爲漢高祖指李定國，驅山鐸「借與漢高祖」當指李定國，衛桂王抗清兵事，明亡述略稍有記載。

西遊補第九回「問秦檜」是「極暢快之文」。董若雨棟花磯隨筆云：「閱袁巷沉醉讀宋史，登假山頂，

大罵秦檜之時，忽促織躍出，捕得之，曰：「捕得老檜也！」可見作者極恨傀儡，無論在小說或筆記裏都恨得秦檜人骨。

第四回諷刺時文朋友，詩文集中亦可參證。豐草庵前集卷一乍醒編玄覽齋會業序云：「臣愚，以爲可停科舉六年，詔用秦火例，焚盡天下士子家所藏，比偶時尚之文。」

西遊補的第一回便寫牡丹花下的變童妖女，豐草庵詩集的第一頁也是一首人間可哀曲「美女妖且妍，……含情復送豔。」

西遊補寫的是夢境，作者的詩文中專寫夢的更不知有多少。詩繁不及備舉。文章方面就有：夢遊篇贈五湖客、昭陽夢史序、夢鄉志、徵夢編、夢社約、夢連珠、夢本草這樣許多篇。但是，作者雖耽於夢，恐怕是最清醒的人吧？

第二節 李廣和于謙

寫民族英雄故事較可靠的是關於李廣和于謙的故事。

前幾年故馬廉所發現的雨窗欹枕集裏有一篇李廣世號飛將軍，差不多完全根據史記卷一百九李

將軍列傳和前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這的確是很好的悲劇性的故事。李廣防禦匈奴，數奇，屢次無功；即使有功，也只能將功折罪。他隨周亞夫平了吳楚，因為不當背將軍印，不會得賞；他大敗匈奴於沙漠，因為觀戰的中貴被匈奴射死，又算是他的罪，只能功罪相抵；他在雁門擊匈奴，為匈奴所得，雖會逃出，卻又被朝廷貶為庶人；以上都是漢書中所有的。

小說爲了要強調其悲劇性，於是再替李廣增加了兩層波折。李廣受灞陵尉的屈辱，夜行被拘，復官時便斬了灞陵尉。漢書上說是先斬後奏，漢帝嘉許，並錄有詔令的原文；小說卻說李廣大敗匈奴，「帝欲加官，灞陵尉家人詣闕告廣起徠讐報，無非斬尉，帝怒，將功折罪，再爲閑人。」這是其一。漢書上只說：「廣軍自當亡賞。」意思是說，李廣「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但小說上卻說他「乘左賢王車，意圖不仁，下廷尉問罪。」結果張騫說情，又是「將功折罪，廢爲庶人。」這是其二。

最後就是史漢上所說的李廣隨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迷路失期，自刎而死。

正史十四次「數奇」，小說則增爲六次。這使我想起薛仁貴征東演義，薛仁貴功爲張士貴所奪，屈居火頭軍，也是悲劇性的，使讀者爲之憤惋，爲之不平，更增加了同情心。我又想起俞大猷，他曾屢勝倭寇，都被趙文華把功勞搶去，反要將他問罪。最有名的便是岳飛被秦檜害死在風波亭。

明英宗和景宗時，也先人寇，屢次索賄，從無罄足；輕視中國，以爲一戰可取，等至于謙在京師抗戰，纔知道中國實未可侮，大大的碰了一個釘子。西湖佳話卷之八三臺夢蹟就是專寫于謙的生平的。所述大部分根據明史卷一百七十本傳。惟開端敘于謙幼時軼事，則取之傳說。連泥塑的神也怕于謙，被派往嶺南充軍就害怕，被命令屈膝就只得依從，這種故事是我們常在林蘭所輯的朱洪武故事裏所能看到的。至於出口成章，屬對敏捷，那又在林蘭所輯的趣聯的故事裏常可見。至於專與和尚屬對談話，那只是爲了本傳上有這樣兩句話：『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在三臺夢蹟裏，便是：『那和尚道：「諸君莫笑，此子骨格不凡，出口成章，他日撥亂宰相也！」』

關於于謙守京師禦也先之事，明史本傳和西湖遊覽志餘卷八都有記載。明史較好，不像志餘那樣的迂闊；寫戰爭場面，亦以明史爲較有聲色，不像志餘那樣的有氣無力。時爲景泰元年十月，明史云：『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斂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初，也先深入，視京師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閩喜甯噉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

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中槍死。彰義門寇遂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援至，寇乃卻。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遂擁上皇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節）至於三臺夢蹟的本文，我想可以不必在此繁引了。

于謙的愛國可於志餘卷八見之：『景泰間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夜分乃罷，輒撫膺曰：「一腔血竟灑何地！」』

他的詩在明詩紀事乙籤卷十一中存有五首。志餘並錄斷句。如詠蘇武云：「富貴儻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又云：「蕭澀行囊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均「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和「忠直之氣。」明人追念于謙的詩，較著名的有黃鳳翔的謁于少保祠云：「九鼎奠如山，邊塵靜若捲。」又楊焯的拜于忠肅公墳云：「憶昔景泰年間事，隻手扶天助天討。司馬門前鐵騎寒，居庸關外撻槍掃。」

某君所作五千年來中華民族魂（？）以于謙為四中樞之一，與謝安、李綱、虞允文並列，足見推崇之至。

寫于謙的小說，尚有明孫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四十傳。還有一種明人的正統傳是罵于謙的。前者存而後者已佚，足見「公道自在人心」了。

第二節 三大英雄傳奇

所謂三大英雄傳奇，就是唐朝的薛家將、宋朝的楊家將和岳家軍。小說的名稱就叫做薛家府演義、楊家將以及說岳全傳，逐一敘述如下：

薛家府演義已經有衛聚賢先生的詳細考證了。他將新舊唐書以及通鑑、唐會要等與這部小說作詳細的比較，的確很用了一番工夫，也很有成績。但他對於戲曲方面敘述較少，所以我預備在這一方面補充一些。反之衛先生已經說過的，便說得極其簡略。

據我的猜想，薛家府的故事當是逐漸形成的。在五代晉劉昫等編纂的舊唐書薛仁貴傳中敘薛仁貴投軍只是「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但約隔百年以後，宋歐陽修等修新唐書，便寫得詳盡得多了：

「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人，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新唐書增出柳氏，很是賢慧，並云薛仁貴從小貧賤，都與後來的薛家府演義相合，歐陽修所以能寫得較爲詳細者，據說是所得

薛氏碑至多。但是，怎知道這些碑沒有一部分是受了薛家府傳說的影響而附會上去的呢？否則，五代的人不甚知道的事，怎麼北宋人反而知道得更詳細呢？因此，我有些疑惑宋初已經有了薛家府故事在說書人或平常人的口頭傳說着了。

所謂三箭定天山的故事（第十五回），舊唐書中稍詳：

「九姓衆十餘萬，合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這兩句雄壯的歌被斯民選入愛國詩歌中的，確是足與大風歌媲美的。但這是高宗時征突厥，並非太宗時征高麗，小說將牠拉在一起，也算是征高麗的功績了。

所謂沙灘救駕（第二十九回）變得更沒有影子，原來只是宮中大水，仁貴救出高宗。舊唐書云：

「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新唐書略同）

在小說裏高宗當然變了太宗，山水便變了水中的青龍，也就是蓋蘇文。

仁貴的特徵，穿白袍，持戟，也見於舊唐書：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張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衆）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愈樾小浮梅閒話亦徵引此條）

新唐書高麗傳曾提到蓋蘇文：

「有蓋蘇文者，姓泉氏……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大約這「佩五刀」就是後來九口飛刀的來歷了。

小說第二、三回敘秦叔寶因舉金獅傷力，吐血而病，也有佐證：

「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創，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舊唐書卷六十八秦叔寶傳）

小說第十一回敘尉遲恭打駙馬秦懷玉，當由打宗室李道宗蛻化而出：「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

正史上可考的，大約止此而已；其餘便都是薛家府演義的捏造了。但演義也有所本，就是林瀚作序的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藏日本尊經閣文庫，參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第七十則至第九十八則（連羅通掃北在內）演義就是從志傳增飾的。

在元曲方面有鄭庭玉的尉遲公鞭打李道煥（當即打李道宗事，佚）無名氏的摩利支飛刀對箭（此劇現已被發現）無名氏的跨海征東（佚，見北詞廣正譜引，僅錄其中一折之聯套名稱：正宮端正好、滾繡球、快活三、朝天子、四邊靜、齊天樂、紅衫兒、煞尾。）張國賓的薛仁貴衣錦還鄉（元曲選本，古今雜劇三十種本）以及楊梓的功臣宴敬德不伏老（世界文庫本）這五種，惜二種已佚。

張國賓的薛仁貴衣錦還鄉的情節（據元曲選）如次：

楔子 薛仁貴辭別父母及妻柳氏，出外投軍。

第一折 高麗蓋蘇文官封摩利支（由此可證元曲摩利支飛刀對箭即蓋蘇文事）向大唐討戰，交鋒於鴨綠江白額坡前，張士貴大敗。幸有薛仁貴三箭定天山，殺退遼兵，班師回朝（戰事虛寫，由徐茂公口中敍出）張士貴冒功。徐茂公乃令二人箭射金錢，薛三箭皆中，張三箭皆不中，事大白，張乃免職，薛封元帥。

第二折 薛夢還鄉見父母妻子，張來，責以不理軍事私自還家之罪，捕之去，薛驚醒，始知爲夢。徐茂公來，以女妻之。

第三折 薛仁貴衣錦還鄉。此折敘鄉間父老本色，不識官府，與睢景臣散套漢高祖還鄉同出一轍。

第四折 薛仁貴一家團圓。

元曲選中說白爲臧晉叔所加，每多矛盾。卽如征高麗之時間，小說說是十二年，衛聚賢先生說：「元曲是十年，」實未深考。因爲所謂「孩兒投軍去了，十年未知死活，」「你孩兒去了十年光景也」都只是臧晉叔胡亂加上去的，實際上仍是十二年。第二折後庭花曲云：

「你從（臧本下多一那字）二十二上投軍去，可怎（臧作你怎生）三十三（臧本下多一歲字）上恰到來。」（古今雜劇本）

二十二歲去投軍，三十三歲回來，豈不是恰巧十二年麼？

又，「五十四件大功」也是臧晉叔胡亂添上去的，實際上，第一折油葫蘆云：

「別人（臧作那薛仁貴）有十大功，他可（臧作你可也）寸箭無。」（古今雜劇本）這「十大功」正與後來的傳奇定天山相吻合。

臧本油葫蘆有「當日個鴨綠江邊列陣圖」（古今雜劇作「對着這創業開基仁聖主」）一語，當係由龍門陣傳說而增改。他如「忽的飛出一把刀來」「更使着一條方天畫戟」都可與後來的小說參

看。

古今雜劇第四折曲文與元曲選幾乎完全不同，當以早出的古今雜劇爲是。其中重要的曲文云：

「（慶宣和）俺家里沒甚草料多，那里取「槽籩」。這幾年折倒的我家緣盡消乏，我家驢也沒一個騎，更那裏有鋪馬「駙馬」……（川撥棹）子聽得說根芽……把邊兵一陣殺，招捉你爲駙馬。」

慶宣和一曲當係有兵丁來尋「朝前駙馬」薛仁貴，其父答以此語。這兩支曲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薛仁貴曾在番邦招駙馬，使其與薛平貴傳說更爲接近。但臧晉叔卻將這一情節刪去，硬將徐茂公的女兒配給薛仁貴，以填二夫人的缺額。後來小說裏又改作鄉女樊繡花。

不伏老第四折敘尉遲恭掛帥征高麗，也與後來的小說相合。第三折敘殷開山、程咬金已死，則與小說不同。第三折高麗國王上場所云：「俺這東海有十六國……惟有俺這一國，不服大唐。聞知唐朝病了秦瓊，老了尉遲，將老兵驕。」則與薛仁貴衣錦還鄉的上場白略同。明代的金貂記即由不伏老敷演，再加上薛仁貴的故事，說「太宗得白袍將之救，賜以金貂，而不知其姓名。後仁貴貧窘，以金貂賣於人。其人持此以獻於太宗，乃憶當年所賜陣中救主之將，於是仁貴之功得白。」由此可見即至明代薛仁貴傳說仍與薛家府演義差得很遠的。

清乾隆間的揚州畫舫錄載有黃文暘的曲海目，其中有定天山一劇（鐵笛道人作）本事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六。可見此劇當作於乾隆間或其以前。士貴增作薛宗顯，不作何宗憲。此劇前半情節云：

「仁貴子丁山，黃禪老祖遣黑虎馱人深山，教以兵法。薛宗顯途中遇虎，仁貴正逐虎，搏殺之。宗顯遂拜仁貴爲兄，令投其妻父張士貴。仁貴方天畫戟，及銀盔銀甲，皆逐虎時所得神賜也。蓋蘇文駐鳳凰城，戡奪百濟所貢明珠龍馬，大詆太宗。太宗遂親征，殷開山、程咬金、秦懷玉等皆相從。秦瓊已病，尉遲恭亦老。軍師徐勣言：「將星已現，聖駕渡海，自來相助。」」

薛宗顯遇虎，小說改爲程咬金遇虎神賜，小說作玄女娘娘所賜，惟所賜者爲水火袍、白虎鞭、震天弓、穿雲箭以及無字天書。後半的情節是：

「仁貴訴十大功：一曰平蠻論，二曰過海瞞天計，三曰免朝牌，四曰打破黑峯口，五曰直入鳳凰城，六曰箭射蓋蘇文，七曰蓋牟城活捉高大英，八曰白岩城刺殺洪飛虎，九曰智取黃龍坡，十曰三箭定天山。鄂公憤奏，又于功臣宴上索鬧，上遣英鄂偕裴寂研出真情，罪士貴、宗顯，兩封仁貴。黃禪遣丁山救父殺賊，後與高麗寶珠公主爲配。」

十大功勞中前六功與末一功均爲後來小說所有。蓋牟城和白岩城這兩個地方的確有個戰爭，詳見衛聚

賢先生的薛仁貴征東考面二四和面二六，可見定天山的作者所寫較爲典實，功臣宴的事情本爲爭座位，現在卻改爲替仁貴爭功。陣上招親，在元曲裏本是爸爸的事，現在卻改爲兒子的事，無怪樊繡花要變成樊梨花呢。（今樂考證錄有征東傳奇，不知與定天山是一是二。）

清張聲玠玉田春水軒雜劇（鄭振鐸清人雜劇二集本）中有安市一齣，係敘薛仁貴事，據新唐書寫作，史實無可疵議，說白且多用新唐書原文。茲錄警句云：

「（北得勝令）俺待要掃狼烟兵驅遼海旁，博得個耀鴻名弓掛天山上。」

「（北收江南）呀，正山腰鼓嘯日蒼黃，陡起了殺人心膽如天壯。則看俺猛將軍匹馬入沙場，明顯着白衣年少龍門將。（就此殺上者。）笑遼兵怎當，笑遼兵怎當！恰使似呼風虓虎噉羣羊。」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吐長虹，戟有芒；吐長虹，戟有芒。飛刺處血花香，愛戰馬如龍同勇往，儘馳驟何嫌莽撞。吞海若，殪天狼。攪瀛島，波濤震蕩；壁岩薨，林巒嘯響；奮前驅，風奔電放；耀征袍，霜明雪亮。肩揚氣揚，萬軍中白衣爲上，動輪音一聲高唱。」

皮黃戲如獨木關、汾河灣之類當在小說以後出現的。道光四年慶昇平班戲目（見周明泰梨園繫年小錄）有下列九目：

讓神印、龍門陣、鳳凰山、對袍訪袍、獨木關、越虎城、淤泥河、摩天嶺、汾河灣。

與小說下列九回吻合：

- | | | |
|-------------------|-------------------|-------------------|
| 11 <u>尉遲恭征東爲帥</u> | 12 <u>仁貴巧擺龍門陣</u> | 18 <u>太宗被困鳳凰山</u> |
| 21 <u>何宗憲冒認功勞</u> | 24 <u>仁貴病挑安殿寶</u> | 25 <u>越虎城困唐天子</u> |
| 29 <u>應夢臣救真帝主</u> | 32 <u>賣弓箭仁貴巧計</u> | 41 <u>射怪獸誤傷嬰兒</u> |

薛家府演義確是一部可愛的書，也是一部兒童自己的書。我幼時所看的小說第一部就是牠，當時我住在蘇湖，像是已經十二歲了，問書舖（商務對過，似乎叫做文奎堂）要買一部隨便什麼小說，夥計就介紹這部小說給我。現在想來，這位夥計真是一個知道兒童心理的教育家。像探地穴，遭陷害這一類事，不是很像天方夜譚中的阿拉丁燈故事和我國的「雲中落繡鞋」麼？仁貴的落薄不又與劉知遠一類的故事相似麼？「擺龍門陣」不就是四川人稱作故事的代名詞麼？

這部小說結構緊湊，二十五年後重讀，尤覺其深有魅力，幾不忍拋棄。此書雖較俗，卻也不減說唐征西不及牠，薛剛反唐更是望塵莫及。誇大一點說，幾乎使你不捨得跳過任何一節不看。我有一個跳書的習慣，楊家將我跳了不少次，英烈傳更是大跳而特跳，但這一部書我卻在近幾天一字不遺的將牠重讀了一遍。

楊家將正是「撥刀趕棒」的好材料，南宋平話是否已有人取此，已渺不可稽，據說岳全傳第十回大相國寺閒聽評話所云：

「一個說評話的，擺着一個書場……卻說的北宋金鎗烈馬傳的故事，正說到……楊令公父子九人，領兵來到幽州解圍——此叫做八虎圍幽州。」

似乎南宋平話已有楊家將或金鎗傳。但說岳全傳乃清乾隆間錢彩所作，並非正史，當無確據。因此只能就這點推測，或許清乾隆間已有金鎗傳的說書。證之乾隆間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所引當時平話有金鎗，可證這推測不錯，且雍、乾也正是平話與彈詞大盛的時代。

我所知道的現仍存在的最早採取楊家將故事作為文藝作品的只有元曲謝金吾和昊天塔。前者不知誰作，後者乃朱凱所作。也就是後來楊家將演義第二十七、八回和第四十五、六回所本，至今昊天塔第四折猶在崑曲班中傳唱，納書楹曲譜、綴白裘等書中均載之；普通均稱此折為五台，綴白裘獨稱盜骨，其實盜骨是第三折的事情，綴白裘所錄仍是第四折的曲文。據也是園書目所云，楊家將的戲曲還有楊六郎調兵破天陣、焦光贊活拿蕭天祐等，最近亦已發現。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有楊業及其子延昭，其將王貴傳，可見楊家將故事並非全屬子虛。清李慈銘的荀

學齋日記和近人錢靜方的小說叢考對此均考證甚詳。他如俞樾的小浮梅閒話和某君的廳居聞見錄也都據書比參。清潘祖蔭秦輜日記且云河北安肅縣北河店白溝有六郎堤，新城北有孟良營，雄縣有焦瓊墓。曲海總目提要卷三也說：「宣府、密雲等處，志書皆載其事。……今北方州縣，處處有楊六郎故跡。」惟潘祖蔭云，焦贊「史無可考」是不對的，因為元史卷一五三焦德裕傳云：

「其遠祖贊從宋丞相弼鎮瓦橋關，遂爲雄州人。」

吳大塔開端楊景開場白云：「某守看這雄州瓦橋關」與此正合。但元代楊家將戲曲盛行，焦氏是否因此傳會其祖先，就不得而知了。

陷害楊業的王欽若，宋史卷二八三有傳，但王欽若的對頭只是寇準、王懷信等，並非楊業：

「素與寇準不協。」

「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而詆其短，……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密職。」大約因爲「延昭乃寇準部將」（曲海總目提要卷三）所以便附會上去，連王懷信也變成楊延昭了。

謝金吾寫余太君與謝金吾相罵，長國姑與王欽若相罵，都如聞其聲，甚爲得神。吳大塔寫孟良和楊五

郎也慷慨淋漓，使人擊節。惟與演義不盡同。例如孟良誤殺焦贊，即爲元曲所無，而演義中有之。

明萬曆間施鳳吾有三關記，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載其提要，其中一部分與元曲謝金吾相同。

楊業七子的姓名，宋史元曲，演義均各不相同，表列如次：

	長	子次	子三	子四	子五	子六	子七	子
宋	史	延朗	延浦	延訓	延環	延貴	延賓	延玉
元	曲	延平	延定	延光	延昭	延朗	延景	延嗣
演	義	延朗	延定	延安	延輝	延德	延昭	延嗣

延昭本名延朗，因犯聖祖名改爲延昭，所以延昭實爲楊大郎，並非楊六郎。余太君實應作折太君，折余音近致訛，因折太君乃折德展之女也。

關於楊業及其子的戰死，元曲已有敘述；大約楊家將的故事，在元朝已經規模粗具了。如昊天塔第一折楊業偕其子七郎託夢給六郎時云：

「老夫楊令公是也。因與北番韓延壽交戰，被他圍在虎口交牙峪裏無糧草，外無救軍。這個是我第七個孩兒楊延嗣，他爲搭救我來，被潘仁美攢箭射死。老夫不能得脫，撞李陵碑而亡。」

「裏無糧草，外無救軍，（兵）」和「南征北討，東蕩西除，（殺）」二語都用在後來的皮黃戲李陵碑裏。

五郎在五台山，六郎鎮守三關，昊天塔中都曾敍及，惟其他諸子，只是在五郎口中說一聲：

「他兄弟每多死少波生」（第四折「得勝令」）

而已。孟良的火葫蘆在元曲裏也早就有了。昊天塔第三折孟良唱正宮端正好云：

「只一道火光飛，早四野煙雲佈，都出在我背上的這葫蘆。火龍萬隊空中舞，正照着那幽州路。」

謝金吾第二折中的孟良也說：

「身背火葫蘆，肩擔蘸金斧。」

這就是皮黃戲中孟良的額上要畫一個倒掛葫蘆，眉上要加幾條火燄的緣故了（參看劇學月刊四卷十二期平劇臉譜第四十四圖。）

宋史並無撞死李陵碑之事，只說楊業絕食三日而死。當時的情形是楊業主伺機再戰，潘美的部下王侁和劉文裕主戰。

『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

「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營殺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卽與旆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旆使人登托羅台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早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殺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可見害死楊業的是王旆，並非潘美，潘美的罪名只是不會約束王旆，使不離谷口而已。據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並非奸臣，六十七歲以壽終，死後還謚武惠，配饗太廟，不知小說戲曲何以定要在他臉上加些白粉！

遼史卷八十三耶律斜軫傳云：

「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凍伏兵於路。明日，繼業兵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轍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

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

這當然是修遼史者脫脫等的歪曲看法，當以宋史爲準。惟云：

「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卻爲昊天塔第一折所本。楊業云：

「俺家姓楊，被番兵陷在虎口交牙峪裏，這個叫做羊落虎口，正犯了兵家所忌，怎還有活的人也！」

宋史楊業傳所云：

「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卽引去。」

又爲楊家將第二十九回所本：

「次日平明，扯起楊家救駕旗號……番兵望見，那知虛實，齊叫：「快走！不然無遺類矣。」」

楊家將演義五十回所以能够吸引民衆之故，是爲了其中的悲劇性。呼延贊可說是楊家將的縮影，呼楊均爲奸臣所害，有功而不能受賞，冤抑難伸，因之讀者便付與最大的同情，這與水滸寫林冲，征東寫薛仁貴，雨窗欵枕集寫李廣……同出一轍；惟明代禦倭的俞大猷也被嚴嵩、趙文華等所陷，竟無小說、戲曲以表彰之，頗爲遺憾。不過，歷來所謂忠臣，都是對君而忠，不是對一般民衆；所以，這種奴才觀念也是應該除去的。

在結構和技巧上，楊家將並不是一部好書。我以為第一回到第十二回可說是呼延贊的部分，應該刪去，把這任務讓給紫金鞭去做，免得一部小說中有兩個主腦。大破天門陣的五回（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八回，曾被拉入東遊記）現在我已不感興趣。我覺得寫得最好的是第二十三回樵夫詭計捉孟良和第二十四回孟良智盜驢馬這兩回，頗有民間故事素樸的風味。

說評書的金鎗傳許是更加神采奕奕吧？倘若有人把評書速記下來，必有可觀。因為楊家將英烈傳之類有評書，所以皮黃戲便與演義不盡相同，許是有一部分根據評書之故。

平劇中關於楊家將的約十五種，其中有七種可與演義參照：

皮	黃	戲	楊	家	將	演	義
(36) 雙龍會	(2) 李陵碑		(18) 李陵碑楊業死節				
(7) 五台山			(25) 五台山孟良借兵				
(20) 穆柯寨	(3) 轅門斬子		(35) 延昭轅門怒斬子				
(2) 四郎探母			(41) 楊四郎應付糧草				
(1) 洪羊洞			(45) 無佞府郡馬歸天				

以上，上欄數目字係指戲考冊數，下欄數目字係指演義回數。其他八種均爲楊家將中所無。余塘關（19）寫楊業幼時與余賽花戰場招親事，略與穆柯寨彷彿。燄火棍（23）寫六郎被圍，孟良頒來楊排風，焦贊不服，與之相打，爲其所敗，穿插頗有風趣。破洪州（16）按理應接在轅門斬子之後，寫穆桂英內心理智與情感之爭鬪，其夫楊宗保打了敗仗，爲了軍令，應加責罰；爲了夫妻之情，又不捨得，終於只好忍痛責以四十大板。八郎探母（15）簡直是套四郎探母的老文章，八郎也改名木易，在番邦招親，公主也盜令，何其巧哉！黑風帕（2）敘楊家部將高旺與其家族在牧虎關相會事。雁門關（9）和清官冊（1）是寫審問潘洪的。清官冊一名提寇陰審，大約是把萬花樓中包公陰審郭隗事合而爲一了。太君辭朝（39）寫余太君征黃花國後生老還鄉，與五台山甚至劉基辭朝同一用意，都是「忠臣沒有好下場」的悲劇觀念。

倘若我們批評楊家將皮黃戲的話，撇開歷史的真實性不論，則五台山、破洪州、雁門關、清官冊似均上選。五台山可以顯示楊五郎之勇敢盡忠，破洪州可以顯示軍法之森嚴（我們知道，傳說上說，戚繼光的兒子臨陣卻顧，戚繼光終於把他的兒子殺了。）雁門關和清官冊則顯示漢奸的下場，雙龍會只宜刻至又出潘仁美爲止，五郎削髮可以刪去。李陵碑和太君辭朝帶消極性，余塘關、穆柯寨、轅門斬子只是虹霓關之類的浪漫戲，不大好。四郎探母和八郎探母嫌其不能一刀兩斷，不能「別婦拋雛斷藕絲。」燄火棍雖有趣，也

無甚意義。黑風帕也沒有什麼道理。倘若照歷史的真實性來說，那末除了雙龍會前半勉強可以算數以外，簡直全部都不合史實的。好在戲劇不是歷史，只要其意義不差，是否真實倒沒有關係。

說岳全傳以前也有把岳飛的抗金戰績寫成小說的，明代熊大木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八則爲最早，他如大宋中興岳王傳、武穆精忠傳等，名雖再易，實爲一書。至於于華玉的岳武穆盡忠報國傳和鄒元標的岳武穆王精忠傳也只是將熊著刪節歸併或增改而已。總之，明代的岳飛小說都是熊大木這一個系統下來的，雖有五六種名稱，要之不外是熊著的改頭換面。

阿英兄借給我岳飛小說三種，其一即于華玉的盡忠報國傳，的確如振鐸在岳傳的演化中所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經了他的這一番刪訂之後，雖改舊觀，卻失了活潑的精神，傳奇的面目。他使岳傳離開了民間的通俗讀物而逼近於正史，傳記的複述了……傳奇的著作，是與其枯燥而無趣，不如鄙俚而生動的。」此書頭緒極多，兼敘吳璘、吳玠、劉錡等，自然不能給人統一的印象。其文筆之簡，讀之使人如讀五代史評話，但覺昏昏欲睡。東周列國志之所以失敗和三國演義之所以成功就在於頭緒繁多與靈清的判別。但這一系統的書的確給了錢彩說岳全傳一些影響。如卷三敘金兀朮在金山龍王廟和老鶴河逃走情事，便顯出牠們是說岳全傳中同類敘述的影子。擒楊么用亂草等阻船係據正史本傳，錢彩便憑空結撰了。城方

射岳飛，岳飛終於殺了他，也與錢彩寫岳飛寬恕賊方不同。在于著中，岳雲已經使一對銅鎗了。鉞戰事仍用演義的舊手法。瘋僧掃秦事，熊本載之，元代戲文岳飛破虜東窗記也早已著錄，于本獨刪去之，大可不必，其凡例中有云：「摭入風僧冥報，鄙野齊東，尤君子之所不道，茲盡刪焉。」有名的岳母刺字，此書卷一則作：「乃令人於脊背上刺盡忠報國四大字，以示不從邪之意。」小商橋一節，此書寫的是：

「飛放心不下。又令岳雲引人馬五千，埋伏臨潁北岸。候有動靜，急出救護。兀兀鼓勇而來，先遣萬戶撒八、千戶張朶，領二千人前哨，又著番漢渤兒，蓋五十引鐵騎抄從小商橋，合擊宋軍。再興騎軍擺列橋頭，大叫：「虜騎休走！」撒八、張朶勒馬雙出，再興手揮雙刀，遂斬撒八，殺金兵二千餘人，千戶百人。再興復砍陣而入。橋後一彪人馬殺來，乃番將蓋五十也。宋兵恰荒。金將張朶見番人旗號，復勒騎殺回，將宋軍圍在中间。再興雖勇，前後皆是金人，進退不得。部衆各望橋上跳下。再興大叫曰：「今日當以死報岳將軍也！」縱騎衝突，金人弓弩亂射。再興身被亂矢，墜死馬下。忽北岸鼓聲雷動，一彪軍馬截出。金兵望見岳家旗號，大驚曰：「岳爺爺兵到也！」各四散奔走。雲駿騎已到，一湧殺人，蓋五十與張朶華馬涉水而走。雲與衆騎始得再與屍首，身無完膚，因令軍士焚之，得箭鏃二升。飛聞之，深慟哭曰：「再興健勇克敵，隨吾屢立奇功，部下無其右者，未度遭死鋒鏑之下，惜哉！」

以此節與振鐸所引的熊著比較，並不見得比熊著好，似乎反覺文雅呆板了一些。

還有一種蜀西蔗餘居士張明彝彙纂所修纂的蔗餘閣考訂精忠血史八冊附冊尾一冊，則爲孫楷第通俗小說書目所未著錄。此書計八十章，每章後均有詳細考證，離正史愈近，去小說也就愈遠，讀起來也像讀盡忠報國傳一樣的沈悶。也許這就是取鄒元標本略加修改的。孫楷第說鄒本「回目用偶語」，而熊氏原書恰爲八十回，小商橋一節又與熊本爲近。這樣說來，此書不是創製，也是熊本的改頭換面了。據史，楊再興打仗「手殺數百人」，「殺二千餘人」，當然是用刀，但逸史卻說：「楊再興爲楊業裔孫，得家傳梨花鎗祕法。」後來說岳全傳說楊再興使槍，或許是根據逸史的。此書書後云：「精忠血史一書，沿明初精忠傳而作也。張子將舊本修改十之六七，」已經明說此書是熊著系統的了。

錢彩的說岳全傳比精忠傳有趣得多，如牛臯的鹵莽和福澤是孩子們所最愛聽的。還有王貴、張顯打先生，王貴下棋打王安，楊再興、羅延慶聽說書……都是極有趣的。始終是神采奕奕的敘述着英雄們的浪漫傳奇，真令人眉飛色舞！但岳飛死後，敘小英雄似太繁，我以爲自六十一回以後該大加刪削。我們讀三國演義，讀到諸葛亮一死，便覺索然無味，沒有耐心再下去了，誰能像金聖歎一樣，刪水滸似的把六十一回以後的贅冗部分削去呢？阿英借給我看的一部說岳全傳是嘉慶戊午福建衙門的版子，我對照了回目一

看，覺得有下列各題略有不同：嘉慶本三十四回是「掘陷坑吉青中計」通行本則爲「掘陷坑吉青被獲」七十八回嘉慶本是「黑風珠吉青喪命」通行本則爲「黑風珠四將喪命」。此外則更不重要，如第十回小校場，校作教；第二十八回，湖作河；第三十七回，康王作高宗；第五十三回，小商河，河作橋；第六十二回，義友作義士。大約嘉慶本更近於原來的樣子，但除了字句略有不同外，恐怕改動的地方是極其微細的。茲對比第五十三回開端的詩句如下：

萬騎飛騰出陣雲

(本慶嘉)

澶州戰勝擁回軍

小商橋畔將星墜

淒涼夜半泣孤魂

萬騎飛騰出陣雲

(本行通)

澶州戰勝岳家軍

小商河畔將軍死

夜半淒涼泣孤魂

在平仄的調協上「淒涼夜半」的確應改作「夜半淒涼」。第七十八回吉青改作四將，是想「四」與「伍連」的「伍」相對，應用修辭學上「借對」方法的。

第四節 光輝的女性

民族女英雄的故事則有王昭君、花木蘭和王翠翹。

以昭君和番爲題材的小說，是雙鳳奇緣。關於王昭君的文藝實在太多了。即以胡丹鳳所編的青塚志而論，詠王昭君的詩就有四百多首。變文方面有明妃傳。戲劇方面也有元雜劇四種：馬致遠的漢宮秋、關漢卿的哭昭君、張時起的昭君出塞以及吳昌齡的夜月走昭君。可惜除了漢宮秋以外，已經全佚了。明、清傳奇則有和戎記和青塚記，以及周文泉的琵琶語。明、清雜劇則有陳與郊的昭君出塞（收入盛明雜劇初集者實爲昭君出塞，張弓的王昭君誤以爲和戎記，見嶺南學報二卷二期），尤侗的弔琵琶和薛旦的昭君夢。後二種收入雜劇新編，振鐸在前年曾發現新編全帙。以上各種戲劇都曾經張壽林的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滴（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一期）和黃紫琇的王昭君故事的演變（廣州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第一二期）列舉過，惟另有最晚出的雙鳳緣傳奇似爲諸家所未舉。這種傳奇王霜篠有藏鈔本。劇學月刊上杜顥陶的記王霜篠所藏鈔本戲曲云：「雙鳳緣，一冊，不分卷，未錄作者姓名，演王昭君事，與坊間通行之雙鳳奇緣小說同。原共上下二卷，此本祇存上卷，共二十齣，至李陵抄斬毛延壽家屬而止，下卷缺。」大約此劇是雙鳳奇緣以後所編成的了。

小說方面似僅雙鳳奇緣一種，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目失載，凡八十回，張壽林以爲當刊於清季中

葉，有通行本。此書多取漢宮秋和戎記以及青塚記而略加更改。

「如漢宮秋寫昭君自彈琵琶，爲元帝聽見，」因此得寵。小說則改爲被林皇后聽見，再告皇后告訴元帝，多添一層波折。漢宮秋唱句云：「點得這一寸秋波玉有瑕。」小說則云：「每張畫圖眼下點了芝麻大一粒黑痣。」

和戎記說昭君自己畫像，小說同。和戎記說宮人蕭善音代昭君出嫁，小說同，惟無宮人名字。和戎記寫昭君死後託夢，要元帝討她的妹妹王秀貞，小說亦同，只是把王秀貞的名字改成賽昭君罷了。

如此說來，雙鳳奇緣這部小說可以說是集傳說的大成了。

木蘭的故事，最早的記載當然是木蘭詩，見樂府詩集卷二十五。關於這首詩的時代，聚訟紛紜，十年前徐中舒等在東方雜誌上曾經有過幾次熱烈的討論，直到前年，還有曲澄生繼續的研討。徐中舒斷定木蘭詩是初唐與盛唐之間的作品，姚大榮則以爲應屬隋末唐初：這兩種說法都與後來小說的說法相同。

接着便是唐代韋元甫的續詩，樂府詩集云：「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中有警句云：「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子同。」

此後詠木蘭的詩想來不少，惟戲劇方面似乎到了明代，纔有徐文長寫過一種雜劇雌木蘭，多據稗詩

敷衍，想像分子甚少。

直到清初，纔有褚人穫的隋唐演義插寫一段木蘭，第五十六回爲代從軍木蘭孝父，第五十九回爲奇女子鳳閣沾恩。另外添出一個妹妹花又蘭，與羅成相戀，寫來頗爲旖旎，似比花木蘭寫得更爲成功。

清光緒十九年纔有品文堂刊本的忠孝勇烈奇女傳四卷三十二回，這也就是本文所要說的木蘭從軍了。木蘭從軍是坊間代改的書名。此書文白夾雜，故事純爲捏造。稱木蘭詩爲李靖作，又夾雜了許多道士成仙的話，極爲可哂。中間穿插隋、唐間韓擒虎、竇建德、尉遲恭、褚遂良等事，直到第八回朱木蘭方纔降生。據修慶氏原序所說，則是根據後唐書的。此書不會見過；但查新舊唐書，則既無木蘭，亦無朱木蘭，大約是作者隨意捏造故事，再捏造書名引以自重的吧？

清末劉申叔（中古文學史著者）作亂彈木蘭從軍，增出小丑爲木蘭的堂兄，不敢打仗，於是木蘭挺身願往，故意拿儒怯來襯托勇敢。唱句甚好；惟過於文雅，似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且因無經驗之故，故造句多生拗難於上口，反不及梅蘭芳所演的那一本。

梅蘭芳的木蘭從軍收入戲考第二十九冊。據北平國劇學會圖書館書目面二二，云此劇爲齊如山所作。差不多完全根據木蘭詩原作，引子與下場詩甚至巧妙的引用原句。如木蘭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

飛。朔氣侵雙鬢，寒光照鐵衣。」僅改三字。又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木蘭弟云：「磨刀霍霍向豬羊。」警句亦多，如木蘭之母阻其夫花弧從軍，花弧云：「我想當兵，乃人人應盡義務。如果大家存了個怕死的心，只圖安樂，不救國難，國家要這百姓何用！我雖然上了些年紀，自問還能一戰，就是戰死沙場，也留下一個好男兒的榜樣，何怕之有？」後來木蘭之母又阻止木蘭，木蘭也說：「我想爲國分憂，男女都是一樣。倘然一國之中，都要靠男子，女子豈不是廢物了？況且照歷史看來，古今女子，領兵殺賊的，也多得呢。」最後又云：「女子若肯立志，也同男子一樣。」

以王翠翹爲題材的是明季周清原的西湖二集最後一卷卽卷之三十四就是胡少保平倭戰功，並附要緊海防的方法於後，大約有深意存在裏面吧？否則爲什麼要把平倭的故事作爲壓卷，並且再三的把防倭的方法告訴讀者呢？

這一回短篇小說大部分是根據明茅坤的紀薊除徐海本末，好些地方只是文言改爲白話，並稍加描寫罷了。

其中有一節王翠翹的故事，寫妓女誘徐海投降，害死徐海，頗爲動人；其行爲有類於明末的費宮人。崑曲刺虎既是舞臺上常演的名劇，王翠翹該也是極好的戲劇題材了。

關於王翠翹，明佚名的嘉靖東南平倭通錄，簡直不曾提起，明朱九德的倭變事略也只有這樣的幾句：「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海知危在旦夕，漏二鼓，遣親密護送二愛姬出巢逃遁。」所謂二愛姬，就是王翠翹和綠姝。

王翠翹的本事如下：「王翠翹，臨淄妓也。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惟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將殺之，翹解其縛而贈之金。歸告督府，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爲備，官兵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獵焉。督府以翹賜永順酋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侖更屬一侖，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節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

本事中「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稽嘉青歷代戰史面三二六也說：「數遣諜持齊珥璣翠遺海兩侍女，日夜說海。」）未免降低了王翠翹的身分和志願。照上下文看來，則王翠翹前既「陽諾之，實陰幸其敗事」後又自言「以國事誘殺之」可見在未受賄前，其志早決，並且明言是爲了國事，豈是金珠寶玉所能說動的呢？

第五節 講史五種

講史五種，按著作的年代排列是七峯遺編、臺灣外紀、綠野仙踪、痛史以及洪秀全演義。

七峯遺編一名海角遺編，清順治年間七峯樵道人作。魯迅小說舊聞鈔引小說小話云：「記常熟嚴棧等舉兵事。原本有四卷，後附題贊書中諸人詩一卷，今傳鈔者僅有首二卷也。」又鹿樹柏龍禪室撰談云：「小說足以補稗乘之闕者，指不勝屈，然文不雅馴，見者輒俳優視之。」惟海角遺編一書，差強人意。所記爲吾邑嚴棧等舉兵事，亦僅有傳抄本。書共四卷，已佚其二。按嚴棧字子張，工書畫篆刻，兼善騎射。以進士知信陽州，時盧忠烈象昇督師河上，與棧商推軍務，如左右手。轉戰有功。順治初大吏交薦，以衰廢固辭，卒於家。」

但是，殘夫所刊行的卻非傳抄的四卷四十回殘本，而是完全的二卷六十回本，傳抄殘本反作四卷，當是「析二卷爲四卷，以符原書卷數」的。

此書寫常熟義兵抵抗清軍，城破被屠事。第三十三回云：「在城中走不出者，無問老少貴賤男女，一個一個都做刀頭之鬼。大凡街上弄裏，河內井中，與人家屋裏，處處都是屍首，算來有五六千人。大兵去後，嚴子張差人在西門外山腳下，掘幾處千人坑，將死屍埋葬之。蓋自唐、宋至今，有常熟縣治以來，未嘗經此大殺戮。」

也。」普通我們只知道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那末，現在這常熟屠城記又可以流傳下去，使我們知道異族虐殺我國人民之慘了。

我頗想找一些書爲七峯遺編作參證；可惜手邊沒有常熟縣志，在痛史、荊駝逸史一類的書裏，只找到下列的記載。明古藏室史臣的弘光實錄鈔云：「兵科給事中時敏奉義陽王建義於常熟，尋敗。」七峯遺編第二十回云：「時子求諱敏，丁丑科進士也。崇禎朝做兵科給事。先謁義陽王於崇明。」

明佚名的研堂見聞雜錄云：「蘇郡之雒頭令既下，城內民狂呼，各執白梃，共數萬人。公廨府舍，無不舉火，燄煙蔽目。」遺編第十五回云：「蘇州爲剃頭令下，城內城外百姓一時同起，頃刻間把都堂察院太守府堂，燒得精光。」

研堂見聞雜錄又云：「是時惟虞山嬰守不下。虞山故子張嚴公爲拒守。嚴公名栻，甲戌進士，官拜知州。文靖公之孫，有才略，素爲邑人所附。同胡來貢、時子求率此爲捍禦計。旦夕下虞城。胡來貢遁，時子求反以火礮齎之，復走七星橋，爲鄉兵所殺。城外燒燬一空，男女殺死者無算。」此與第十四回「推盟主嚴子張握兵」第二十六回「授火器時敏失機」第三十一回「胡來貢匹馬登福山」等參看。

遺編也說到江陰。第五十回說到「脫險厄季生出火宅」。按，季生名星，字夢白。此事在明季南略中則

說是「兄弟二人」，胡山源的江陰義民別傳又把這故事加在何常、何泰身上。同回鬼判預示殺戮應劫數，也與明季南略大致相似。

這編實爲筆記小說，只是每兩則算作一回，列上一個回目，再加點詩詞在每回前，就算數了；有少至二百字的，普通每回都只有幾百個字。藝術甚拙劣，只能當作史料看。作者怕惹事，所下評論多歪曲；但因此卻保存了清兵的獸行，卻未始不是讀者的幸運。

臺灣外紀乃清初江日昇所作，寫的是鄭成功及其子孫的始末，開端列康熙甲申、岷源、陳祚永的序和「鄭氏世次」。有求無不獲，齋原刊本，上海申報館排印本以及文明書局石印筆記小說大觀本。計三十卷。每卷都繫以七字聯，可見是以一卷當作一回的。筆記小說大觀所收章回小說，僅此一種。但嚴格說來，此書如果除去七字聯的回目，與普通的文言筆記竊憤錄之類就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了。

因爲這是清初的作品，或者爲了不願落人文網起見，寫序的人不免有偏袒異族之嫌：「成功以隆武賜姓，逃竄海外，奉閩連故朔三十有七年，仗義守節，庶幾田橫之遺。然以我朝視之，則固勝國游魂，海隅窮魄，律以犯邊硬化，夫復何辭！敬惟我皇上神功聖烈，度越千古，而鄭氏叛則討之，服則撫之；又仰見皇仁浩蕩，格外矜宥，聿成中外一統之治，億萬年不基於此矣。」我以爲即使在環境壓迫之下，像上面這樣的話究竟

是逾越了容忍的範圍。好像這幾句話並非不得已纔說的，頗有阿諛討好的成分在內。這樣說來，我們即使爲陳祈永迴護，也無從說起了。

江日昇是福建人，以福建人來寫福建的事，當然有許多材料是他省人所不知道的。近人余宗信的明延平王臺灣海國記就會採用本書作爲重要的材料之一。

此書以鄭成功及其子孫爲經，另外還以明末的動亂爲緯。著名的如卷四寫崇禎帝弔死煤山，卷五寫「黃道周南京盡節」之類。

鄭成功的部分僅卷六到卷十二。在這七卷中又只有卷十至十二是比較緊張的。因爲是用文言寫的，想像又不豐富，所以頗少成功之處；描寫得比較出力的甘輝也不能顯示他的個性。但此書比之七峯遺編，似乎還要好一點。

江日昇的態度和作序的人一樣。如卷六云：「成功統林習山、甘輝等犯同安」，「賊勢浩大」，稱鄭成功爲賊，成功想要恢復失地便算是寇兵犯境。卷十云：「梁化鳳因海寇直入瓜鎮，隨繞道至江南。」即第三人稱的旁觀者的口氣也仍然稱鄭成功爲海寇，未免是一個遺憾。但作者對於鄭成功尙無過分侮蔑之處，有人還說作者「寓悲觀之微意」，這是稍足安慰的。

綠野仙踪乃清李百川所撰，燕京大學藏有舊抄本，載作者自序。他本僅有乾隆二十九年陶序及乾隆三十六年侯序。今僅知百川爲江南人，名未詳。（見孫楷第通俗小說書目二四九）

此書第五十四回到第五十九回這六回是寫浙江平倭的。歷史人物有俞大猷、林潤、張經、嚴嵩、趙文華、胡宗憲、海瑞等，捏造的人物也有朱文煒、林岱等。事實大約是一真九假。這一分真實的地方，書中大都特別提出。如海瑞上疏諫君，見明史卷二二六。第五十六回寫文華進酒一節則本之明史卷三百八趙文華本傳：「文華欲自結於帝，造百花仙酒，詭曰：「臣師嵩服之而壽。」帝飲甘之，敕問嵩。嵩驚曰：「文華安得爲此？」乃宛轉奏曰：「臣生平不近樂餌，犬馬之壽，誠不知其何以然。」嵩恨文華不先自己，召至所詈責之。文華跪泣，久不敢起。徐階、李本見之，爲解，乃令去。嵩休沐歸，九卿進謁。嵩猶怒文華，令從吏扶出之。文華大窘，厚賂嵩妻，爲之解，文華卽出拜，嵩乃待之如初。」

小說小話云：「平倭一節，詆胡梅林不留餘地，不知何意？梅林將業，雖不足觀，然功過尙足相掩，在當時節鎮中，不可謂非佼佼者，正未容一筆抹殺也。」猜想起來，大約何宗憲與嚴嵩敷衍，被認爲嚴黨，「小說中每痛毀之」，卽由於此。但胡宗憲能用戚繼光和俞大猷，也可說是知人善任的了。

勦倭寇三帥成偉績一回，大率捏造。此回敘林岱在江甯城外率百餘將士在倭寇五六萬軍中殺死夷

目妙美、徐海、汪直等，顯與史實不符。所謂三帥，即指俞大猷、林岱和朱文煒，按明史俞大猷傳：「新倭三十餘艘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如此說來，死守南京的陸鳳儀總督也有些靠不住了。

但是這六回平倭故事，大致是不錯的，如張經蒙冤、林潤彈劾嚴嵩，都是有名的史實，書中寫趙文華賄倭寇六十萬金，要他們佯敗，藉此邀功，可說是把這奸賊罵苦了。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的作者吳沃堯曾於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間，寫過一部章回小說痛史，以宋代末季的史實爲題材，與蔣士銓的冬青樹取材約略相似。現在這部書已經由殘夫校點重印出版了。

這是值得一看的好書。雖說寫的是晚宋，實際是影射滿清，在滿清未倒之時，能有此大膽的作品，真可佩服。書中所說的攘夷會也許就是暗射興中會的，謝枋得到處奔走，游說富豪，說不定就有幾分是孫中山的影子，胡仇行刺更是當時革命黨常有的行動。那末，說這部書直接和間接幫助了辛亥民族革命的發展，當不爲過。其中有下面三類警句：

(一) 抗戰到底 「韓新道：「母舅還想以一個人一雙手恢復中原麼？」(張) 世傑道：「倘中國

尚有一寸土地，我尚有立足之處，不能沒有這個希望。果然中國寸土皆亡，我亦當與中國同亡。」(P. 54)

(二) 教育大衆 「到處陳說祖國不可忘，胡元非我種族。」(P. 80) 「天下聰明人少，魯鈍人多。這

一國之中，必要人人都開化了，纔足以自強。」(P. 186)

(三) 剷除漢奸 下面幾段，說明了漢奸的下場，足資警惕：「(呂)文煥自家的妻妾袁氏媚媛，也不知掠的那裏去了。看官，這便是賣國偷生的下場了。」(P. 34)「(賈)似道倒栽葱的跌到糞缸裏去，起先還有些掙扎，不到一刻工夫就停了，這纔真個是遺臭萬年呢。」(P. 71)「博羅道：『養中國人猶如養狗一般，出獵時用着他，及至獵了野味，卻萬萬不拿野味給狗吃，只好由他去吃屎，還要處處提防他瘋起來要咬人。』」(張)弘範聽了，氣的咬牙切齒，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往後便倒，手足冰冷，已是嗚呼哀哉了。」(P. 224)

此書大半根據宋史，略如三國演義的寫法，七真三假。即如第十八回寫厓山之戰，使多與丁元吉所編的陸右丞蹈海錄（國粹叢書本）相合。陳宗冕詩註云：「元人進薄世傑之舟，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龔開陸君實傳云：「祥興既立，兩軍相見於厓山。南軍大舟三百舵，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先鋒，而以中部居宸辰，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混亂。」引此一事，以概其餘，他不具錄。

假的部分就是胡仇行刺和仙霞嶺起義。作者自云：「照這樣（正史）說起來，沒甚趣味，我這演義書

也用不着做，看官們，自去看正史得了。」(P. 71)所以作者要寫假的部分，大半還是爲了暗射傾覆滿清的運動。作者想把胡仇行刺，寫成七俠五義那樣生動而有趣味的故事。但七俠五義寫蔣平則短小精悍，寫徐慶則鹵莽滅裂。現在吳沃堯把這兩個人的性格合成一個胡仇，又要他精悍，又要他鹵莽，反使性格模糊，使人不能得到清晰活潑的印象，這是作者的失敗之處。

至於文中忽然插進現代的術語和名詞，如「男女平權，你再過七百三十多年就知道了。」(P. 20)「阿姆斯特脫，克虜伯」(P. 27)「一百兩銀子的米票，此是現代京師風氣。」(P. 78)也都是應刪的，因爲這些把讀者「如真」的幻覺打破，變成玩笑戲了。

關於此書，阿英的晚清小說史 P. 229—234 另有詳細的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洪秀全演義二集二十九回，燕京大學藏有石印本，番出黃小配撰。首丙午（光緒三十二年）章炳麟序，又自序，題「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可見此最初的二十九回原作是宣統元年寫的，這時離武昌起義只有兩年。章炳麟又是提倡革命甚烈的，那末，此書的民族意識，不看也就知道是正確的了。記得民國肇建，我在蕪湖，那時只有十歲，看見街坊上盛行着一種三十六開狹長的油光紙的本子，假西裝，就是現今通行的平裝，封面是綠色的薄紙，上端大書「洪秀全」三字，畫三個圓圈，印黑色，除字外，下面還有一張線

條的圖畫。每本薄薄的二三十頁，好像至少有初二集。

但是，現在的通行本改稱洪楊豪俠傳，已經增至一百四十回，把原書延長爲四倍了。我想，這後加的一百十一回，從第五十五回起，該是遜清遺老所加的，如第七十八回回目有「洪逆君臣全行斃命，曾家弟兄盡沐恩榮」這是多末刺目的字眼！洪秀全則稱爲逆，曾國藩等則稱爲沐恩，真可說是顛倒黑白。我讀過以後，覺得就是文字上，也是前五十四回較好。如寫李秀成的戰術，極爲巧妙而有興趣。且有書卷氣，如第三十回的「石達開詩退曾國藩」，卽用石達開的原信和原詩五首，這是可以與毛宗崗在三國演義上所加的名人詩句媲美的。阿英的晚清小說史云：「黃小配的洪秀全演義，惜乎做到五十四回就中止了，且出版期已在清社覆滅以後。」

這部小說仔細考證起來，不但篇幅不允許，我也沒有這樣的餘暇和能力。大約簡又文和謝興堯是最能勝任的，因爲他們倆是太平天國研究的專家。簡又文著有太平天國雜記，謝興堯著有太平天國史事論叢。此外的參考材料有李秀成的供狀、太平天國詩文鈔、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劉復編）、太平天國外紀、太平天國野史等等，真是數都數不盡，至少可以消磨研究者好幾年的光陰。在創作方面，除了洪秀全演義以外，近人陳白塵是最喜歡取材於此的，他的金田村一名太平天國，曾經得到舞臺上的成功，石達開之死似

乎還不會上演過，也許是爲了悲劇的氣分較重，吧？電影和平劇也都用過太平天國的史事作爲題材。我希望將來能有詳細研討的機會。

第三章 戲劇

第一節 概說

在戲曲史料上看來，宋代就已經有了完整的戲，但除了王煥、王魁等戀愛故事的殘文外，便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所以宋代的略去不談。滑稽戲中雖有諷刺南宋時政的，究因有類古之諷諫，只能算作對話，也就不去談牠。

因此，民族的戲劇便從元代談起。

提起元代的戲劇，立刻便使人想到光燄萬丈的元曲。但是，許是在異族統治之下的緣故吧，元曲中民族的材料竟特別的少。勉強說來，可舉出四種，即孔文卿的東窗事犯、周文質的蘇武還鄉、張國賓的薛仁貴榮歸故里以及朱凱的昊天塔。這四種戲對於後來都有很大的影響；前二種改編了南戲，後二種演化出許多的薛家將和楊家將的二黃戲。

北方的曲調是不合於南方人的耳的，因此，許多元曲都改成了元代的南戲。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對於此點列了一個詳盡的對照表，幾乎有一半的元曲都有了南戲。所以東窗事犯被改成岳飛破虜東窗記，蘇武還鄉便被改成牧羊記。前者許是一位名叫周禮的人改寫的，後者還不知道改編者的名字。前者把描寫的範圍擴大了許多，幾乎寫的是岳飛的一生，但掃秦一段依舊有一部分用的是原來的曲調和對話。後者一向沒有全刊本。錢南揚、陸侃如、馮沅君先後從綴白裘、九宮正始等書裏編錄了一些殘文和零齣。馬連良曾據崑曲改演過，其中如望鄉、大逼、小逼等齣還可看出脫胎的痕跡。

明代是我們中國人的天下，因此民族的戲劇也比較的多。但雜劇方面依舊顯得貧弱。振鐸最近新獲雜劇新編全帙，據說其中頗多民族的，我希望此書能早日付之影印。此時我所能想到的，除了雜劇新編以外，就只有一種徐渭四聲猿中的雌木蘭，但二黃戲裏也已經有木蘭從軍了。

明代的傳奇方面，可說是舉不勝舉。單就六十種曲而言，就有寫漢衛青、霍光的汪廷訥、種玉記、晉祖遜、劉琨等的朱鼎玉鏡台記，徐復祚投梭記以及無名氏的連璧記，宋岳飛的精忠記以及韓世忠、梁紅玉的張四維雙烈記，明倭寇的王世貞的鳴鳳記這七種。關於新亭對泣這一悲壯的故事，是記在玉鏡台記第十二齣新亭流涕、投梭記第十六齣赴宴和連璧記第十九齣新亭灑泣裏。

六十種曲中除了整本民族的以外，就是殺兒女私情的傳奇也常有我國對異族抗戰的插敘。這是爲了一個戲班子必須生旦淨末丑各色俱備之故。演文戲的時候，武打的人無事可幹，所以也替他們找一點工作做做。這一種插敘以南宋抗金的故事爲多，略舉如次：

邵	璨	香囊記	14	點將	15	起兵	16	敗兀
高	濂	玉簪記	13	南侵	15	破虜		
湯	顯祖	還魂記	15	虜諒	38	淮警	46	折寇
單	本	蕉帕記	24	造逆	32	祈雪	33	搗巢
沈	鯨	雙珠記	33	剿虜同功				

號碼是指齣數。蕉帕記寫的是破傀儡劉豫的故事，此外的對象大半都是金兀朮。

有一位崑曲的愛好者，不滿意於綴白裘、六也曲譜等的多收靡靡之音，他特地編了一部崑曲粹存，其中所收，都是激昂慷慨的崑曲。例如上面已經舉過了的鳴鳳記和精忠記也收在裏面，此外還收有千鍾祿、鐵冠圖等種。

世界文庫第一集內有邱濬的投筆記一種，係鈸班超事，以前頗罕傳本，甚爲名貴。此外，還該加上一種

寫謝翱痛哭文天祥的西臺記，但此劇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多半已經不易覓得了。又磨忠記也是值得提提的。

清代又是滿洲人統治我們中國，因此文網極嚴，敢說話的很少。雜劇方面，蔣士銓九種曲中有一種冬青樹，是寫文天祥的。張聲玠的玉田春水軒雜劇中也有兩種：琴別寫詩人汪元量別宋宮女北上，畫隱寫趙子固罵他的哥哥趙子昂降元。王船山的龍舟會以前我以為是提倡舊禮教中的孝，現在我疑心他實是借謝小娥報父仇來影射明季遺民之報國仇的；但如此隱晦，雖不得已；在現代人看來，究竟是失去感人的力量的。

傳奇方面可舉的更少。最著名的自然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吳偉業的秣陵春也可以算數。陳娘的蜀綿袍也很重要。如就曲目來看，也許還可以舉出很多，但有目無書，也是無用，因此索性不舉了。

最後就談到清代二黃戲。最近看到周信芳與梅蘭芳等把別母亂箭、刺虎與明末遺恨連在一起演，我覺得這對於愛看「本戲」的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因此我想到也可以把原有的岳傳連在一起演，略舉如次：泥馬渡康王、潞安州、別母刺背、九龍山、挑華車、八大鎚、風波亭、瘋僧掃秦、罵閻羅、岳家莊、請宋靈等等。明末遺恨還可以和山海關、道州城等聯合起來。此外薛家將、楊家將都可以演，只是薛、楊較少歷史的真實性。

罷了。

以下便按照時代敘述民族戲劇，惟已見小說章者，不再複述。

第二節 元代雜劇和戲文

元代雜劇可舉周文質的蘇武還鄉和張國賓的薛仁貴。戲文可舉蘇武牧羊記。

周文質的持漢節蘇武還鄉，雍熙樂府錄有兩套，太和正音譜錄有一調（不久也許可以看到全本）。其中粉蝶兒一套，納書楹曲譜也載着，惟多石榴花（俺這裏刺血寫了書）和四邊靜二曲，而無四煞以後的五曲。又有金院本蘇武和番，現已失傳。

南戲方面，就有蘇武牧羊記。此劇鄭振鐸藏有鈔本，惜未得見。錢南揚的宋元南戲百一錄和陸侃如等的南戲拾遺輯錄亦有未備，最普通的昆曲大全就是他們所不曾看見的。昆曲大全第一集第四冊有牧羊記四齣，除了告雁和望鄉與一般曲譜重複者外，焚香和花燭二齣，爲各種曲譜所未收。錢氏所舉南九宮十三調譜卷八的駐馬聽一調實卽焚香中之一曲，次曲前腔爲蘇武妻所唱，加上引子和說白，便是焚香的全齣，大意是寫蘇武出使後的母妻祝告。花燭則寫李陵與花花宮主結婚，有引子、梁州新、前腔、節節高和尾

聲。這兩齣都只首尾有一點說白。

漢書蘇武本傳有云：「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尾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大約因此便發生了牧羊齣中神仙送辟穀神丹的事情。

蘇武本傳又有云：「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大約因此便發生告雁齣中蘇武託雁足傳書的事情。

傳說的來源大都是從無到有；或有一點因頭，便化成實事。像上舉二例，本來不過是「匈奴以爲神」，後來戲中竟變成蘇武真的遇見了神；本來不過是漢使騙匈奴說是得到雁書，後來戲中竟變成蘇武真的寄雁書了。

此劇爲元代戲文，當屬可信；因爲曲辭樸素，如蘇武之母所唱香柳娘一曲使極神似：「我尋思道理，左難右難真可悲。到不如我死免得相牽繫。我尅羸病體，我孩兒又遭禍危，孤身旦夕難存濟。畢竟我妻做絕祀孤魂，你也做無家計奴婢。」

元張國賓的雜劇薛仁貴衣錦還鄉第四折川撥棹云：「把邊兵一陣殺，招捉你爲駙馬。」此二語見古今雜劇本，爲臧晉叔所刪。我猜想，較早的薛仁貴故事與薛平貴故事是極爲相像的。諸如寒窰受苦、功成歸

國、回窰試妻等情節，征東演義和王寶川與薛平貴莫不相似。那末，代戰公主趕三關一類的情節，怎麼薛仁貴故事中沒有呢？現在有了古今雜劇本的這兩句話便可以證實元代已有薛仁貴番邦招駙馬的傳說了。大約這傳說到了明代因新刻出像音註薛仁貴跨海征東白袍記的盛行，便有了一定的型式，其中並無番邦招駙馬之事。臧晉叔編元曲選時，看看張國賓的薛仁貴與一般傳說相抵觸，便將川撥棹改掉了。但是，臧晉叔終不能泯去其跡；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終於被發現，而管叔的作偽也就大白了，並且，民間的口是掩不住的，大鼓裏面還有韓小窗的金定罵城，清宮內廷裏面還有西唐傳的本戲，樊金定就是番邦的公主，跪在城下求薛仁貴相認，仁貴竟說並無其事，終於金定便自殺了。

劉知遠紅袍記與薛仁貴白袍記也是同屬一型的。小姐在黑暗之中丟下一件衣服，不知是御賜之寶。這不是顯然的征東演義受了紅袍記的影響麼？

白袍記有明金陵富春堂刊本。據西諦的讀曲雜錄（文學二卷六號）看來，下面四點情節都與晚出的征東演義不同：（一）伯濟國伯涯太子命昌黑飛獻三般寶貝給唐朝，爲蓋蘇文所奪。此情節爲演義所無。（二）太宗夢見白袍將答道：「家住降字遼，三槍點三點。」與演義不同。（三）董達獻三般寶貝，仁貴殺了他，留寶貝自用，與演義地洞得寶不同。（四）薛仁貴從蓋蘇文手中救出皇叔，與演義救太宗不

同。

到了清代，又有定天山傳奇。此劇曲海總目提要曾有本事敘錄。據國立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面二二，此書作者爲鐵笛道人。又據周貽白考證，鐵笛道人卽周淦。

關於薛仁貴，我在小說章中三大英雄傳奇節中曾經敘過，意有未盡，現在再在此處補充幾句。

第三節 明代傳奇

明代傳奇有如是觀、雙烈記、鳴鳳記、磨忠記、鐵冠圖等。

如是觀常與精忠記相混淆。崑曲粹存選有精忠記七齣，除最後掃秦一齣確爲六十種曲中精忠記或南戲岳飛破虜東窗記所有者，秦本不知所出以外，其餘五齣都是張大復的如是觀裏面的。試對照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如是觀的本事，完全與崑曲粹存中的前五齣相同，可見崑曲粹存裏的五齣實應稱作如是觀，不應稱作精忠記。

現在將這五齣的本事提要原文錄在下面，並略附考證。

(一) 交印 宗澤臥病，岳飛進見。諜報二聖北去，因將印符交岳，連呼渡河而亡。按，印符是交給宗

澤之子宗穎和杜充的，並未交給岳飛。本齣還有岳飛中武科狀元的話，也與事實不合。

(二) 刺字 岳回家見母，母因將金針刺岳背作「精忠報國」四字。

(三) 草地 兀朮設計誘飛至草坡，以鐵浮圖圍之。岳令牛皋解鞍牧馬，遇雲兵至突圍，至全城。解鞍

牧馬是借用漢李廣的故實。按前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云：「廣百騎，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

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

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

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勿敢擊。」原劇云「岳且把馬餒飽了。」(王)

得令。(牛)到是個急驚風遇了慢郎中……(岳)解鞍牧馬示襟懷，以逸伺他兵怠。」

(四) 翠樓 飛入城謁廟，獨登翠華樓，戚方放箭而去，飛令軍中揚言中箭而亡，合軍發喪，以誘兀朮。

戚方放箭事見岳飛家傳，惟不甚同：「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指岳飛)中鞍，王收矢於箝曰：「他日

擒此賊，必令手折之，以就戮。」至是(時戚方爲飛所追，降張俊)取矢與方，方寸折之，惟謹，流汗股栗，不敢

仰視。」

(五) 敗金 牛皋追兀，遇仙人鮑方云：「徽、欽無道，玉帝差赤鬚龍攪亂山河，今將數滿。」遂將角端

止住宋軍，現金橋渡虎過海。這是民間的傳記型式之一，所謂真命帝主或王爺自有天佑；但放在此處，特別的令人不歡喜。元世祖也有類似的故事。此外，趙匡胤逃難，宋門城牆忽倒，宋元璋逃難，塔頂忽斜向西北；劉秀逃難，石人向東南指……都是屬於這一型式的。

秦本一齣，當非精忠記，如是觀等書所有。秦檜上場云：「岳家父子專鯁和議，恢復中原，被我連發十二道金牌，取回京師，監繫冤獄而死。今有韓世忠、李綱、張浚、吳鈐等五十三人俱皆忿怒，下官意欲啓大獄，奏聞聖上，將此五十三人盡皆殺害，哈哈，方如我願。」後來秦檜爲岳飛陰魂銅錘所擊，乃罷，不奏。

現存精忠記全本並無秦本一齣，而如是觀本是翻案文字，據提要云：「飛成大功，檜受顯戮。」又云：「飛到五國城，迎二聖還朝，勘問秦檜、王氏，招出通奸兀朮，立誓反問，搜王氏念珠，將檜與王氏凌遲處死。」照如是觀提要說來，秦檜死在岳飛手裏，岳飛並不會死在秦檜手裏。那末，秦本一齣，或許是「俗增」的精忠記的一齣，恰排在掃秦之前的。焦循劇說卷三，說起此齣的來源是岳珂的程史，並云：「今傳奇精忠記有秦本一折，本此。」可以作爲我的假設的證明。

掃秦事見江湖紀聞、邱氏遺珠、鴻書等筆記。又有傳奇金牌記，亦演岳飛事。詳見焦循劇說卷五。

清周文泉的補天石雜劇八種，其中有薛金牌也是替岳飛作翻案文字，寫「秦檜伏誅，岳飛滅金立功」

的。

雙烈記的作者是張四維。明周暉金陵瑣事上卷曲話云：

「張四維，字治卿，號五山秀才，有溪上閒情藏於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戲文行之。」焦循劇說卷四併引此條。新傳奇品、古人傳奇品、古人傳奇總目云：

「雙烈（張屏山作，韓蘄王事）」

屏山似爲午山之誤，而午山又似卽五山秀才之簡稱。王國維曲錄云：

「四維字治卿，元城人。」

按元城屬河北省；而金陵瑣事所記大半爲金陵人，元城似爲元和之誤。另一張四維爲蒲州人，萬曆間得爲東閣大學士，當與此戲曲家之張四維無涉。

此書敘韓世忠、梁紅玉事，尙覺抒寫自然，絕無堆砌之弊。但似秀美之處多，排募之處少；故使讀者僅有瀟灑出塵之感，而無劍拔怒張之概。因此，第十一齣奇遇寫初會情態，第十四齣惜別寫流連光景，第四十二齣行游寫灑脫不羈，都使讀者添芬齒頰；但迺寫到戰爭，就覺筆力不足以赴之了。尤其第三十二齣貧困未能盡量地寫梁夫人桴鼓黃天蕩的壯烈的一幕，可謂遺憾！

奇遇和就婚這兩齣出於女俠傳和情史卷四情俠類梁夫人條。其他多據宋史卷三六四韓世忠傳，平方臘、苗、劉、江上追殺金兵諸事均備。

第二十九齣計定中有船家唱山歌云：

「萬里長江不斷流，得停舟處且停舟。

世人勿識風波險，只到風波險處休。」

第四十二齣行游中也有船家山歌一首：

「我做船家無了休，終朝湖尾又湖頭。

打掃子官倉樓子我個家婆困，得風流處且風流。」

民國十二年有石印本女傑梁紅玉演義初集出版，計四卷十六回，故事完全捏造，插入一些水滸中的人物，跡近胡鬧。第七回竟敍韓世忠赴「北里尋花」，因見梁紅玉，可見作者連雙烈記和情史都不曾看過，否則決不肯更改薛仁貴、劉知遠型的虎星出現的奇遇的。

鳴鳳記以暴露嚴嵩的罪惡爲主，所以其著眼點是掃除國內的權奸，但也有幾齣是敍到倭寇的。

第十七齣烏夷人寇汪五峯出場自敍云：「昨已吩咐頭目徐明山等，率領倭夷數萬，逕到福、浙、蘇、松處

攻劫城郭村鄉，擄掠子女玉帛，滿載而歸。」第十八齣林公避兵，環報信云：「相公娘子不好了，不好了，數萬倭夷盡登海岸，擄略金銀男女，燒劫城郭鄉村，煙燄障天，哀聲載道，漳泉二城已被攻陷，不日就到我興化來了。」

第二十一齣文華祭海開場，文華有云：「我聞得海上倭賊厲害，自去廝殺不成，只是調兵遣將，罰賊賞功而已，幸而成功，歸功於我；不幸無功，當廣求些首級，亦可塞責。」首級怎麼可以求呢？後來文華自己曾有供狀：「遇倭斬倭，若無真倭，就殺幾個疲弊殘疾而生可疑的百姓，亦可假充要賞。」

同齣有一段對話是對於趙文華最好的 (Cantabrigia) 「(丑扮趙文華) 既祭畢了，把那老和尚開了刀罷 (衆綁介淨喊) 爺爺，小僧是有功之人，怎麼到把來開刀？(丑) 常人有言：未過江要做千僧功德，過了江把和尚就煮來吃。今日海又祭了，不殺了你，要你做什么？且把你頭來充做倭頭，也值三十兩銀子。(淨) 爺爺饒了小僧，有個大好處。(丑) 甚麼好處？(淨) 小僧是戒壇上住持，管下五百雲遊和尚，待小僧率領前來，充倭兵，幸而取勝，不要論起。若不勝，那時獻首盡作倭頭，到有一萬五千兩銀子。(丑笑介) 說得有理，快放了。(淨) 爺爺，若把我和尚上下兩頭算起來，到滿了三萬兩，也不可。(丑) 哇！好無狀！(丑) 好無恥！(下)」

是的好無恥！真罵得不錯。文華祭海一事，是嘉靖年間的大事一樁，以爲祭了海神，海神高興起來，把倭船弄翻了，便可以取勝，看下列各種筆記便知：

明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有北平圖書館影印鈔本）云：「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神。」又云：「四月，命趙文華祀海神。」

明朱九德倭變事略云：「趙通政文華奉命祭海神。」又云：「三十四年，勅趙通政來祭海神。」末附胡宗憲總督奏捷書云：「特勅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果仗元威，遂有王江涇大捷。」

「幸而成功，歸功於我。」正道着了趙文華的隱病。嘉靖東南平倭通錄敘趙文華劾張經，而張經的供狀只是：「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以五千計。惟是智略淺短，不能俄傾掃蕩，此則臣罪。」結果是此狀「不報」，趙文華是與嚴嵩表裏爲奸的，否則他沒有這樣大的膽量。又云：「文華聞蘇寇且滅，趣赴蘇，欲攘其功。比至，則曹邦輔先已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考之。」又云：「三十四年十一月，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有倭據，而新倭來者日衆。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沓至，文華乃以寇息聞。」如此顛倒黑白，陷害忠臣，捏報軍情，那末把老百姓的頭殺掉，當作倭賊的頭來邀功，趙文華一定也做得出來的了。

磨忠記是明天啓間嘉興范世彥所作的（有傳真社傳奇三種景印本）以魏忠賢陷害東林黨爲題材。其中也敘滿洲在邊疆的侵擾和我國的防禦戰，例如第五奴酋內訌，十八劉杜會勦以及三十七聖明平虜均是。

關於魏監的部分，雖是「實錄」似乎並不怎樣動人。例如第二十三齣崔田會勘，審問魏大中和周順昌，就不及魏大中的兒子廓園所作的將赴浙獄遺友人書來得慘痛。「權阉之殺忠良，以什百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者，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黏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自然，切身之痛總比別人敘得真切一些。

第二十二齣官差攘變也不及清忠譜傳奇和人變述略；五人義是很好的題材，可惜不會被採用。

彈劾魏忠賢的楊漣、魏大和和周朝瑞，本傳均見明史卷二百四十四。楊漣等被拷，燕客的天人合徵紀實七月二十一日的紀錄云：「楊左俱受全刑，臀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昇入。是日雨，棍濕重倍常，且盡力狠打，故呼號之聲尤慘。」清李遜之三朝野記卷三云：「左都周應秋疏言：「撫按

追賊當嚴，犯官楊漣賊私鉅萬。」楊公官居廉潔，士民置募簿於四門，餽實助之。追賊令急，宅居盡燬。母妻棲止城樓，乃言家私鉅萬，應秋良心死盡矣！倘若作者能够把這兩段情節加進去，強調魏闡的罪惡和忠臣的受難，當更能給人以刺激。

磨忠記摹擬鳴鳳記，甚爲明顯。楊漣的夫人勸楊漣不要彈劾魏闡，就很像著名的寫本，其他羣忠會奏、流竄家屬各節也都類似。

此書寫滿洲的侵擾，特別誇大毛文龍的功績，大約是上了毛文龍謊報朝廷的當。如果此書能遲至崇禎刊出，毛文龍之罪爲世所知，或許作者范世彥會加以修正的。所謂聖明平虜實際只是一個精緻的說謊。據明史袁崇煥傳云：「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毛文龍「喪師無算」，卻反而「掩敗爲功」。此外如罔殺降人難民冒功，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剽掠商船，自爲盜賊，強取民間子女，驅難民遠竊人參，拜魏忠賢爲父；這一切都是毛文龍的行爲。如此說來，毛文龍也是魏忠賢一黨，冒功的行爲實類於第十九齣的誣虜拜公。魏忠賢云：「俺將邊外居民，充作韃虜；京中無賴，狃爲奸細；前日兩個仇家，作爲李永芳之塔僕；解上朝廷獻俘。」磨忠記反而把毛文龍寫成忠臣，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鐵冠圖一書，沃圃在太白半月刊上寫過一篇很精細的鐵冠圖考，大意說崑曲粹存中的鐵冠圖十八

齣實際大部分都是曹寅的表忠記裏的（後來表忠記被刪，改名虎口餘生，稱遺民外史作）只有詢圖、撞鐘、觀圖這三齣可信爲鐵冠圖的原物。

鐵冠圖既以圖爲關鍵和預言，當然詢圖和觀圖是屬於鐵冠圖裏的。撞鐘末節把李國楨寫成一位民族英雄，這似是沃圃把撞鐘歸入鐵冠圖中的原因。李國楨按照史書上說來雖然不是一個忠臣，但表忠記卻也寫他殉難，所以我以爲即使撞鐘屬於表忠記，好像也沒有什麼衝突。倘若表忠記能復見於世，只須看其中有無撞鐘，這疑問就可以解決了。

使我這樣假設的，實是仙霓社明末遺恨的上演。除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連演的十一齣以外（其實只有十齣，對刀和步戰在崑曲粹存中是僅稱作對刀的），其他還能演探山、營闖和捉闖。差不多是按照崑曲粹存的次序，次第演出的，偏偏跳過詢圖和觀圖不演。所以我疑心仙霓社所演的或許是表忠記的原本。曲海總目提要表忠記條云：「死難忠魂，俱得昇天。」而二十日仙霓社演亂箭一場，周遇吉的母親和子女僕人盡節後，便是土地公公出場，指引周母和周之子女昇天，忽然僕人撞了上來，立刻下場。土地正要噴怪，忽聽金鼓齊鳴，恐有人來，連忙也跑了。這一場面爲崑曲粹存所無，卻與曲海總目提要相合。伶人曲本，每多世代相傳，或互相口授；我希望我的假設他日能夠得到印證。

按照明史周遇吉的本傳，周遇吉的妻子不是自刎而死的，她手下也有女兵，她也是力戰而死的，並不弱於梁紅玉，但崑曲平劇以及大鼓都只把她寫作貞烈的女子，這一點實是遺憾。也許從前人的傳統觀念，女子是不應該「主外」的吧？

最後附帶的說一說明末戲曲家吳炳。吳炳的戲曲雖非民族的，但他自己卻是殉國的志士。

據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吳炳的生平如次：「吳炳，宜興人，萬曆己未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歷官江西授學副使。江西地盡失，流寓廣東，永明王擢爲兵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又掌部事，又從至武岡。大（清）兵至，王倉卒奔靖州，令炳扈王太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爲大（清）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之。」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也有同樣的記載：「內閣吳炳，吏部主事侯偉時走城步縣，大兵追及，二人被執不屈，死之。」（武岡播遷始末）

無名氏的永歷紀年關於吳炳的記載甚略，僅云永歷元年正月戶部尙書吳炳扈蹕，二月永歷帝至桂林，以吳炳爲東閣大學士。

明戴笠的行在陽秋較永歷紀年爲詳，除永歷之年正二月記事相同外，尙有下列一條：「八月二十四

日，閣臣吳炳不及出，幾被獲，踉蹌走慶遠。」

但盧前明清戲曲史第四章卻說吳炳「宏光時官至刑部尙書，」不知何據。宏光或係永曆之誤，刑部尙書或係戶部尙書之誤。王國維曲錄和姚伯梅今樂考證列吳炳於清朝，似亦不當。

但是，南沙三餘氏的南明野史對於吳炳卻加以誣蔑：「輔臣吳炳以痼疾，留武岡，被逼薙髮。兵部尙書傅作霖見獲，不屈，械項遊營，遇內門吳炳乘轎來，作霖謂炳曰：「爾做內閣耶？何不識廉恥至此！」炳歸自縊。」這誣蔑很巧妙，因為在武岡和自縊，都是事實所捏造的，只是薙髮一事而已。

另外一個誣蔑吳炳的，是王夫之的永曆實錄卷四。吳梅對此甚為不平。吳梅在他所刻的吳炳粲花五種曲跋文中說：「王船山仕永曆朝，與五虎交好，所著永曆實錄，謂炳與劉承胤偕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恆召與飲食，炳既衰老，又南人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痢死。是並將石渠死節事而亦矯誣之，明人黨同伐異之風，賢如船山，且不能免，因略辨於此（乾隆中炳贈諡忠節。）」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和曲選也有同樣的論列，惟較簡。所論我很贊同。惟贈諡一點，王季烈頌廬曲談詞曲掌故雜錄章作節愍（引宜興縣志）似當以節愍爲是。

第四節 清代雜劇

清代雜劇此處舉張聲玠的玉田春水軒雜齣爲代表。其中有畫隱和琴別各一折。

畫隱寫的是畫家趙子固和他的從弟子昂的故事。他們倆是趙氏宗室。宋室既亡，子固隱而不仕，子昂卻覲顏事元。子昂來訪問子固。子固譏笑了他一場。這本之於下面兩種筆記：

「子固買舟湖上，飲酣，脫帽以酒晞髮。薄暮入西冷，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真謫仙人。」（宋周密齊東野語）

「子固人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從弟子昂自苕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公，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曰：「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退。使人濯坐具。」（元姚

桐壽樂郊私語）

此劇寫子固聞從弟應元主才士詔以後，憤然唱集賢聽黃鶯道：「趨朝濟濟鳴玉珂，說聖代恩波。全不想故國河山誰打破？向丹墀舞蹈庶歌。（我想國家養士三百年，只得文少保等幾個忠臣！留夢炎以狀元宰相，子昂以宗室至親，尙且覲然失節，其他又何問乎！）耐不得首陽飢餓，學不得遼東高臥。問誰何肯早髮王

室，荆棘泣銅駝！」

後來船家見子固畫畢而臥，誤以子固爲子昂，便說：「惜哉呀惜哉！弗應該做子故隻×官。自古道父母之讐，弗共戴天。譬如唔祖宗個田產，本勒人家奪子去未，直頭要搭俚做輸贏哉！那舍嚙子淘成到從順子俚介！」

僮兒對於子昂的嘲諷也很有趣。僮兒聽說子昂只許從後門進去，便說：「堂堂學士，前門未鑽頭弗進，那舍鬼出冰生，到走子俚個後門。要是嚙子後門未，直頭要鑽俚個狗洞哉！」子昂劈頭就被子固譏諷：「隔別數年，不料你一朝發跡至此！」出門沒有好氣，僮兒又說：「老爺勿要氣哉，勿番淘個。唔有兩句古話，說本勒唔聽聽：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

不知是爲了愛惜子昂之才呢，還是爲了作者自己也是異族之臣，將士銓的冬青樹對於子昂卻沒有多少貶辭，反而像是稱讚似的；這一點似不及痛史的作者清末吳沃堯，他卻賦予更多的同情給子固。可是，像張聲玠這樣痛快淋漓的嘲罵漢奸，就是吳沃堯對之，也當自愧不如吧？

琴別寫汪元量南歸，取材略如郁達夫在問書中所說：「元世祖聞汪元量名，召入命鼓琴，一再行，乞爲黃冠歸錢塘，世祖賜爲黃冠師。臨行，故幼主瀛國公，故福王平原公，故相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等，皆賦

詩餞行。與故宮人王昭儀等十八人，醜酒城隅，分韻賦詩，哀音哽亂，淚下如雨。」蔣士銓冬青樹第三十三齣，碎琴也寫的是同樣的事情。

琴別的主角汪元量，名大有，自號水雲子，是晚宋的詩人，還彈得一手好琵琶。正如開場白所說，「以彈琴出入宮闈，遂爲宮中琴師。誰想元兵入寇，謝后迎降，后妃以下，紛紛隨虜北遷，因此他也就浪跡燕臺了。」

一路舟行，水雲不禁感慨賦詩起來。結果寫成了有名的湖州歌絕句九十八首。他常提到他自己的琵琶，如云：「錦帆後夜煙江上，手抱琵琶憶故宮。」又云：「撥盡琵琶意欲悲，新愁舊夢兩依依。」又云：「琵琶切切更嘈嘈，高柳羣蟬逐不號。」

水雲與宮人同舟，因此常注意宮人的行動和舉止。這裏面固然有的是流眼淚的，（如云：「宮娥抱膝船頭坐，紅淚千行濕繡衣。」）舟中兒女淚交流。」「暗拋珠淚落船頭。」「船上美人空淚垂。」）也有的是睡不着覺的。（如云：「心似亂絲眠不得。」）宮女不眠開眼坐。」）但是，此外大半就都是些渾渾噩噩的人，只是過着糊塗的生活了。她們當中，有的下棋，（如云：「風雨淒淒能自遣，三三五五坐彈棋。」）有的彈琴，（如云：「宮人清夜按瑤琴，不識明妃出塞心。」）有的唱歌，（如云：「宮娥不識興亡事，猶唱宣和御製詞。」）有的焚香，（如云：「好是燒香得神力，片帆穩送到漁陽。」）有的上岸去玩耍，（如云：「宮女上

船嬉一霎，不禁塵土汚衣襟。」有的拋彈打沙鷗。（如云：「宮女推篷猶自笑，閒拋金彈打沙鷗。」）此真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也。

水雲又有宋宮女分嫁北匠一詩。起初宮女們都懷着熱望，「箠來路迢遞，梳髮埋征衣。復采鴛鴦花，綴之連理枝。憂愁忽已失，歡樂當自茲。」哪裏知道，「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結果是叫她們出宮。「再令出宮掖，相看淚交垂。分配老斲輪，強顏相追隨。」這時她們是「吞聲不忍哭，」「苦樂心自知。」「可憐薄命身，萬里榮華衰。江南天一涯，流落將安歸？」向來承恩地，月落夜烏啼。」這就是糊塗人的下場。

宮人中比較最清醒的，自然是琴別中所寫的王清惠等十八個。

琴別音多悽惋，甚少激昂慷慨之氣，比較上滿庭芳一調差滿人意。「猛回首有許多悲感。最苦是血淋柴市，肉冷山崖。一任你勤王守義，酬肝膽，撐不住壞乾坤一角東南。有一個張世傑回天意慘，又一個陸秀夫蹈海情甘。思舊事難追挽，十餘載國亡家破，不死也羞慚！」

第五節 清代傳奇

清代傳奇有桃花扇、冬青樹、蜀錦袍、昭代簫韶、風洞山等。

桃花扇中有沉江一齣，演史可法盡忠事，似係本之傳說。按照諸家記載，都不曾說到直奔儀徵，本擬恢復，後來得知南京已失，方纔沉江這一件事。

明史本傳只是這樣說：『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死。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

明古藏室史臣的弘光實錄鈔卷四也是一樣的簡單：『城陷，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參將張友福擁可法出小東門。北兵至，可法大呼：「史可法在此！」豫王猶欲降之，可法曰：「天朝大臣豈肯偷生作萬世罪人。」遂遇害。』

清吳偉業的鹿樵紀聞卷上，史可法殉揚條所述也很簡單，與明史差不多，不具錄。

比較詳細的要算是清戴名世南山集中的乙酉揚州城守紀略。黎士宏的書殉揚州事與之類似。先舉戴文：「大兵攻愈急，公登陴，以大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刎，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德威刃之。德威不忍，謹與德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德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謝，不蒙報答。今忠義既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

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者我也。請毋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

現在再節譯黎士宏的書殉揚州事如下：

清順治二年四月初一日，明朝方面的閣部史可法在揚州，聽說清兵將要掩殺前來，極爲焦慮，連忙帶兵到泗州去防守。過了六天，福王命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連夜領兵渡江，去抵擋左良玉的兵。史可法在初九那一天到了浦口，又奉到旨意，說是只叫黃得功等渡江就行，史可法還是回到揚州、泗州一帶去防守好了。等到史可法趕回泗州，纔知總兵官李遇春已經投降。史可法只得同副將史德威帶了幾千騎兵回到揚州，哭泣着勸勉百姓們登城死守。

十五日，豫親王率領人馬來到揚州城下，派降將李遇春去說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叫德威痛罵遇春，忘了國家待他的好處。豫親王又叫鄉約捧着令旨來到城濠邊。史可法說：「我是朝廷的首輔，豈肯反面去侍奉別人呢？」就從城上用繩索吊下兩個兵來，把令旨扯碎，丟在河裏。遇春就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豫親王，豫親王又寫信勸史可法投降，史可法的回信依舊是不屈服。

十七日，史可法又接到豫親王五封信，看都不看，都丟到水裏去了。那曉得這時監軍道高歧鳳、總兵官李

棲鳳又爬出城去投降，此時史公知道大勢已去，無法可想了。

十八日，史公把德威喊進內堂，抱着他痛哭，立誓要以一死報答國家，並且要想叫德威做他的嗣子。德威伏在地上哭道：「相公爲國殺身，小子理應同死，怎敢獨自偷生呢？並且德威自己另有宗支，又沒有父母的命令，怎能自己貿然答應做你的後代呢？」史公哭道：「我替我的國家死，你就爲我的家庭延長後代吧。我拿父母的大事囑託你，你可不必推辭了。」這時總兵劉肇基等也隨侍在史公旁邊，從旁哭着勸德威答應。史公哭着拜德威道：「爲了我的祖宗和父母，我不虧負國家，你忍心虧負我麼？」德威纔哭着向史公跪拜，算是認了父親。史公就寫好遺表寄給朝廷，又寫了五封信：一封給某王，一封給太夫人，一封給妻子，一封給叔父和弟兄，一封給德威，要他譜入宗嗣，又拿後事託他。史公恐怕軍中把遺書失掉，又重寫了一份，給僕人李書收藏，又吩咐德威：「我死以後，把我葬在太宗高皇帝孝陵的旁邊，記下了！」

二十日，豫親王又寫信來，史公更堅決地拒絕了他。

二十五日，清兵攻城，很是凶猛；史公發令，用大礮還擊，傷了清兵不少。豫親王親自率領勇士，迅速地攻打城門的西北角，快要把城打坍了。史公知道已經臨危，便與德威分別，舉起刀來自殺。參將許謹在旁，哭着抱了他，史公的血濺在袖上，但不會死。史公就叫德威殺他，德威不忍下手，與許謹帶領了幾十個人簇擁着

史公下城。史公罵着德威，一路走到小東門，途中許謹中箭而死。史公問：「前面騎着馬的是誰？」德威說是豫親王。史公便大聲喊道：「史可法在這裏！一清兵很是驚訝，就捉住他送到新城門樓上。豫親王禮待他，稱他先生，說：「你既成就了忠義，就請你替我收拾江南吧。我一定重用你！」史公大怒道：「我是天朝的重臣，豈能苟且偷生，做萬世的罪人？我的頭可以殺，身體卻不能屈服，但願快點兒死，跟隨先帝在地下一路走！」這時德威剛把史公的遺書在城中旌忠寺裏藏好，回來覆命，他看見史公對豫親王在氣勃勃地說話，豫親王說：「他既是忠臣，應該殺了他，成全他的名節。」史公大聲喊道：「我和城共存亡，我的意志早決定了。就是碎屍萬段，我也覺得像吃甜糖一樣。不過揚州的百萬人民，可不要加以殺害！」說過以後，就很慷慨的就死。德威也被捉到營裏，發到許定國那裏。許定國問他嗣給史公，有無此事？後來知道他真是史公的後代，豫親王便叫定國放了他，成全了忠臣的後代。

五月初七日，德威回到揚州，進城尋找史公的屍首。這時天氣很熱，路上塞滿了死屍，都腐爛了，不容易辨別清楚。德威就拿史公的袍笏，做一個衣冠墓，葬在揚州城北的梅花嶺，至今遺蹟尚在。

明佚名的揚州變略雖是記史可法的，卻不會寫到他殉難。謝啓昆的墓祠記仍是根據黎士宏的文章。最詳細而又著名的大約要算全祖望的梅花嶺記了。孔尚任桃花扇沉江與全氏的另一傳說相同：「或曰：

「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無怪乎明史和明亡紀略都說「其後列郡起兵者，多假其名號，故時謂可法不死」了。』

冬青樹凡三十八齣，是蔣士銓的晚年之作，是在「落葉打窗，風雨蕭寂」的時分，消磨了三天的光陰寫成的。冬青樹，種植在宋陵骸骨的墳臺上；冬青樹，是文文山和謝疊山的化身。「歲寒然後知松柏」蔣士銓的冬青樹傳奇傳出了宋末遺民們的剛勁之氣大約是寫得太匆促了吧，總覺得不能給人生動的印象，雖然詞句是好的。

結構上頗費了一些安排。文天祥自是主要的人物，他的戲有十七齣之多，此外的登場人物有汪元量、謝疊山、林景熙、謝翱這四個南宋詩人，還有王昭儀、全太后、王炎午、張千載、陸秀夫、陳宜中、趙孟頫、蹇材望等。冬青樹雖是五十七歲時的作品，但作者與文文山同為江西人，並且生時同有異象，說不定常以文山自許。因此，他早就打算要寫冬青樹了。即如，四十六歲時寫了一首詩，題作「尋天聖寺觀管夫人竹，及松雪翁瀟湘煙雨二畫壁」，後來寫冬青樹時，第三齣畫壁便寫的是這一個印象。詩句是「玉腕千鈞健」，一曲句便是「腕力千鈞難量」；詩句是「似有湘流濺」，「乃剪巫峯雲，掩映君山面」，一曲句便是「半江楚雨，幾岫

平雲，寒引瀟湘漲。」又如，四十九歲時寫了一首眞州懷古，後來寫冬青樹時，便成爲第十四齣疑逐。其他寫文天祥的詩有書宋史宰相傳後第四首，文信國琴以及題文信國遺像、題文信國遺像有句云：

「遺世獨立公之容，大節不奪公之忠……十載幽囚就柴市，毅魄且欲收山河……亂亡無補心可憐，天以臣節煩公肩……俎豆忠貞遂公志，嶺上梅花公再世。鄉人誰復繼前賢？一拜須眉一流涕。」

寫謝疊山謝文節祠云：「樓檣倒指逼孤城，破堞倉皇尙募兵。患難與人堅氣節，興亡何地著功名。麻衣痛哭諸陵改，鐵鎖銷沉半壁傾。三復遺書悲卻聘，至今心事日光明。」

冬青樹叙事多有所本，甚至上場詩也都用上場者自己的詩句。例如，第十七齣私葬林景熙上場，就用他自己的夢中第四首作爲上場詩。至於第二十三齣生祭和第三十四齣野哭幾乎是把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和望祭文丞相文的文章翻成曲子了。

程敏政以史家的手腕來編輯宋遺民錄，而蔣士銓卻是以藝術的手腕來寫作曲子的宋遺民錄的。蜀錦袍是清陳煥所編的傳奇，寫女英雄秦良玉，乃玉獅堂十種曲之一。

鐵宗山紱蜀錦袍，以爲董榕的芝龕記雖也寫到秦良玉，可惜頭緒太多，並且「遺詞命意不足動人」，不及蜀錦袍專以秦良玉爲主，而「其徵引」又「一踵正史」，這話是不錯的。

全劇齣數不多，除去首尾樵話和遙奠以樵夫起訖，有類桃花扇以外，正戲不過十四齣而已。就是這十四齣，也不是單純的一個故事，而是好幾個故事合併起來的。大約前九齣還可以一氣貫串，以征播與楊應龍的鬪爭爲主。後五齣則包有北伐和攻蜀二事。從民族的觀點來說，征播與攻蜀都只是平定內亂，而北伐卻是在渾河與清兵作戰。在意義上自然是後者勝過前者，又蜀錦袍只是輕描淡寫的以勤王和賜袍兩齣了之，實覺不够。這當然是爲了陳娘就在滿清統治者手下寫作的緣故。

征播一事，據明史卷二百七十云：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砭宣撫使馬千乘。萬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扼賊鄧坎。明年正月二日，賊乘官軍宴，夜襲。良玉夫婦首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酋陽諸軍，直取桑木關，大敗賊衆，爲南川路戰功第一。」

照明史所說，扼賊鄧坎是萬曆二十七年的事，夜襲有備卻是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日的事，這時秦良玉的兵早已與她丈夫合在一起，所以纔說「賊夜襲，良玉夫婦擊敗之。」如果完全照正史搬演，未免平淡無奇；所以作者將兩事併爲一事，使其發生緊張和驚奇的效果，甚爲佳妙。作者首寫良玉「聞警」立刻「援播」等到賊來「劫營」，馬千乘不及防備，只得敗逃，誰知賊兵忽向後退，弄得千乘莫名其妙，原來恰

好在夜襲之時，良玉引兵來「平播」了。這樣一湊合，既不違背史實，演來又如火如荼，實在值得我們取法。所以前四齣的反派主角爲楊應龍，要想使得這故事連續的開展下去，非再用楊應龍不可。恰好明史上又有這樣的話：

「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訟，殃死雲陽獄，良玉代領其職。」

作者就說這部民是楊應龍所指使，設「計陷」害，要他告御狀的。於是千乘「繫獄。」等到良玉「鳴冤」，千乘已餓死獄中，石柱土司遂由良玉「襲職」。終於奢崇明被良玉打敗，綁送楊應龍去討好，良玉也就得以「復讎」了（實際正史上說的是送金帛，並且送者是樊龍）。但據虞初志所云，則致馬千乘於死地的實爲一個太監：「千乘以論開礦事件內監丘乘雲，逮雲安獄，殃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襲職。」爲了故事的連貫，這樣改動，把丘乘雲換成楊應龍，也沒有什麼不可。

破奢崇明一役，克復重慶，是良玉的大功；作者僅用暗寫，殊覺不夠。關於此事，有三種記載，大部分還是當事人誇功的：

（一）明徐如珂攻渝紀事云：「秦良玉援省。」

(二) 明文震孟定蜀紀云：「徐公（即徐如珂）召石柱司女將軍秦良玉率兵萬四千人援省，諭以忠義，分餉四千馬二百予之。遣馬世修趨二郎關。適女將援省還，與之聯營爲一字陣，殲賊援二萬餘於江干，遂拔渝城。」

(三) 明虞山遺民平蜀紀事云：「女帥秦良玉援省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橫亙十餘里。」

作者接着便寫了一齣闖氣，李闖上場，隨之以東山虎、黑煞神和副場天。後來便沒有下文。據明史，黑煞神是翼明在界山、三道河、花園溝那兒擒住的；東山虎和副場天則是被良玉在四川留馬壘和仙寺嶺所斬獲的。以後便是「勤王」和「賜袍」，我以為邦屏、渾河血戰一事應該加入，儘力描寫。明史和虞初志都是很好的參考材料。

「斷袂」則取材於明亡述略：「當良玉爲陸遜之置酒也，遜之戲曳其袖，良玉即引佩刀斷之，遜之大驚。」

「兵潰」也據史實，別無可說。

我以為，如能專就一事來寫，結構或可較爲緊湊。

昭代蕭韶是清宮內廷的戲，不在張照等所撰的七種以內。敷演楊家將事，多據楊家府演義。據周明泰

(志輔)的昭代簫韶之三種腳本(劇學月刊)所云，則此劇與昇平寶筏勸善金科一樣(參看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面四〇〇)也是每部十本，每本二十四齣。但據周氏自己所編的清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則道光十七八年曾演過昭代簫韶二十六段，第二十六段稱爲末段，每段六出，八出，十出不等。一共二百出。道光二十四五年又演唱了一輪，也是二十六段二百出。大約二百四十齣是原本，演出的時候，刪去了一些不重要的場子，便少了四十齣了。道光年間唱的是崑腔，後來翻成皮黃，凡一百二十一齣，三十九本。因爲庚子聯軍入京，慈禧匆匆逃走，所以最末的第四十本只演了第一齣不及演完，以每本至少一齣，至多四齣推之，那末全部最多是不會超過一百二十五齣的。另有一部一百零五齣本，那時當差太監(本家)所演的，與昇平署所演者不同。我們可以稱一百二十一齣本爲昇平本，一百零五齣本爲本家本。

現今皮黃戲所演的李陵碑當源於本家本，因爲最著名的二黃倒板「金烏墜」慢板二黃「嘆嬌兒」以及一大段反二黃慢板「嘆楊家」在本家本第二本第十五齣頭觸碑歆心未泯裏都是有的；而本家本又根據昇平本第八本第一齣撞碑矢忠；昇平本又是翻崑曲本第二本第十五齣頭觸碑歆心未泯的。現今的皮黃五台山則據崑曲本第四本第十八齣迅飛禪杖解重圍和昇平本第二十本第三齣連解雙圍。現今的皮黃轅門斬子則據崑曲本第六本第十八齣達嚴令宗保忤親和昇平本第三十六本第一齣轅門斬子。

又楊家將中所無的，雁門關今有皮黃，光緒三十三年曾經演過，共計十本，分五次演完，見恩賞日記檔。著名的四郎探母當爲昇平本第四十本中的情節。

元曲謝金吾的故事，崑曲本與昇平本也曾列入，略如下表：

崑曲本昭代簫韶		昇平本昭代簫韶	
第四本	二十三齣 天波樓無端被拆	第二十二本	二拆天波樓
第五本	一齣 離寨難違慈母命	第二十三本	一私下三關
	二齣 還京恰壁佞臣謀		二私行事洩
	三齣 金吾府魚腸洩憤		三誅奸洩憤 四貽禍被拿
四齣	雲陽市虎口餘生	第二十四本	一法場餘生

風洞山現有幾夫校點本。自序末句云：「呆道人題於奢摩陀室」卷端題作「長洲呆道人著。」校點者題作吳梅著，是不錯的。因爲吳梅正是長洲人，編過奢摩他室曲叢；而呆字又是霖（梅）字的一半。

這傳奇演明末瞿式耜盡忠事，大約恐怕這種「純陽性」的場面不能引起興味，或是傳奇必須有兒女之情（李漁云：「十部傳奇九相思」）吧？吳梅又加上了于緝珠盡節；這樣便有兩個家門了。此實爲作

曲者所忌，嫌頭緒不清也。後一家門的大意云：于緝珠本由其父元燁許婚於王永祚之子開宇，後來爲了阿諛趙印選將軍，竟將緝珠改許印選之子，緝珠不願，就殉了節。那末，于緝珠之死的意義只是爲了個人而死的，與瞿式耜之爲國而死，並不相類。況且，王永祚和趙印選這兩位阿公在「北兵長驅直入」之時，是同樣的「懼不出兵」，與「城存與存，城亡與亡」(P. 45)的瞿式耜大不相同。于緝珠對於這兩位阿公是不必有何偏袒的，反正都是沒有出息的東西；於是，于緝珠之死的意義，就更是個人的，與國無關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不如把于、王的羅曼史刪去，專寫瞿式耜和張同敞，此劇當更有意義。

風洞山與冬青樹同以史事爲題材；但冬青樹用王昭儀、謝太后等爲女角，就比風洞山以于緝珠爲女角來得自然而且調和。

此書據例言所云，多據瞿錫元所著庚寅始安事略的確，瞿氏後人所寫的瞿式耜盡忠，比任何人都要詳細，除了四季南略卷十五瞿式耜殉節臨難遺表和張同敞殉節可以與之匹敵以外，如戴笠的行在陽秋、黃宗羲的永歷紀年以及吳偉業的鹿樵紀聞卷下粵西二臣條，都遠不及瞿錫元所記來得詳細。

于緝珠事便也是從瞿錫元書來的：「東阿縣任于元燁來督西粵軍，與先太師共事一年，公餉私費取資於先太師者實多，被劾遭嚴譴。有少女已與甯遠伯王永祚有成約，乃更嫁開國公趙印選。時元燁欲恣意

於粵西，借印選以自輔，雖敗王氏之盟，勿恤也。由是王、趙成隙……不肯協力以守封疆。」

這樣說來，于元燁的女兒是許給王永祥和趙印選自己的，風洞山傳奇是使女培升級爲兒女親家了。並且，照語氣上看來，恐怕實際上于女已經嫁了趙印選，守節一事，便是憑空捏造了。我猜想，于紺珠和王開字都是吳梅捏造出來，以兒女之情來點綴民族英雄之盡忠的。

據明史瞿式耜傳，瞿公一生事實甚多：吳梅不去寫那些流水帳，不落瞿菊亭鶴歸來傳奇的故套，這是他值得稱讚之處。全書中第十三齣省師是最好的，可舉出下面這些警句：「衆軍官但保身家，問誰來守住危城，問誰來支起傾廈？」「那降將軍難免後人嘲罵。」「取義成仁最佳，丈夫埋骨山邱，何須害怕！」「我平生高自期許，那有失節之理！正氣凌河嶽，不負卻平生舊話，把一腔頸血濺黃沙。」

附錄

一 杜甫逃難

杜甫是我國最偉大的詩人，身經唐安祿山之亂。安祿山雖是做中國官，他自己卻是胡人，所以他的作亂，不能當作內亂看，也當認作外禍。天寶年間，杜甫在賊中賦春望云：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光詩話很稱讚這首詩，說是有言外之意：只說「山河在」，當然除了山河，便沒有別的了；只說「草木深」，當然連人煙也沒有了。花鳥是平時玩賞的，但是現在，時局如此，花也要掉淚；見人離別，鳥也覺得驚心呢。人非花鳥，怎知花鳥之情；無非杜甫心有所感，便覺得花鳥也和他自己一樣的悲傷了。

杜甫在亂中憶念他那遠在鄜州的妻子兒女，又寫了一首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今晚我在長安望月，大約我的妻子兒女也在鄜州望月吧？以前是雙雙的望月，現在只落得兩地淒零了。兒女還小，他們未必懂得離別之苦，不知道憶念長安呵。我的妻子看月久了，也許鬢溼臂寒了吧？我們何時纔能倚在帷前一同看月呢？但是，亂中相遇，恐無歡樂，恐怕也只有對泣吧？」

他的得舍弟消息云：「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是的，烽火三月，家書值得萬金；我以為弟弟也許遭難了，誰知他卻還在呵。述懷云：「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亂世之人，猶如鷄犬。家人究竟如何，我們的詩人是非常着急的。同首又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同在陝西，相距極近，一封信寄去十月，還沒有回信。不回信也能；倘若有回信來，得知牠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回信是終於來了，杜甫大約手兒顫巍巍的，沒有拆信的勇氣。可慶幸的是他所得的竟是好消息。「今日知消息，他鄉且定居。熊兒幸無恙，驥子定憐渠。」（得家書）原來宗文和宗武都不會死呵。

他知道了家中平安以後，便趕回家去。作羌村云：

嶢嶢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

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日暮時分，鳥雀亂鳴，常言道得好：「喜鵲叫，客人到。」我從千里外回來了。我敲着柴門，我的妻子打開了門一看：「啊呀，你還在呀……」底下想說「我當你早死了呢，」也就縮住不說了。她定了定心，便揩起眼淚來。我說：「國家大亂，我只得到處飄蕩，現在不過僥倖回來罷了。」鄰人聽說我回來，都爬在牆外看，不住的歎息道：「冬末的可憐呵。」夜深了，點上蠟燭。我望着妻子，妻子也望着我：「怕是在做夢吧？」但是映着燈光，衣服有影；咬着手指，感到疼痛，這又分明不是夢！今年我已經四十五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我的生命已經過了大半，偷生人世，回家也沒有什麼趣味。嬌兒不離我的膝下，我叫他走，他不肯，他攔着小嘴說：「我走了爸爸就要走開了！」想起夏天我在此地喜歡乘涼，故意繞着池邊的樹走，現在回家，卻是蕭蕭北風，冬天到了。回想前事，百感交集。幸虧收成還好，麥可以做酒，糟牀正在流着，我可以不愁沒有酒喝了，別的事都不去管牠吧！」他又寫北征，其中段云：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

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纒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懷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我從賊中逃出來，頭髮也花白了。回到草屋裏一看，妻子的衣服竟是補釘處處，像是一個討飯婆。我們倆抱頭痛哭，松鳴泉響，也都替我們落淚。我所愛的孩子，本來是皮膚雪白的，現在也變得很醜，赤了一雙腳，連襪子都買不起。他背朝着我哭。牀上兩個小女孩，膝蓋上也補了許多補釘，以前我的官服，都剪下來當補釘用，海浪紋呀，金繡線呀，紫鳳呀，水神呀，都顛顛倒倒的亂補一通。我的心緒不好，一連睡了幾天，不住的嘔吐，大約是路上辛苦了吧。幾天以後，我就拿出一點錢來，買了一點化妝品和衣料。瘦弱的妻子，這纔又光鮮了；癡女自己梳頭，樣樣學她的媽媽，把胭脂和粉，不惜工本地亂塗一陣，弄得一桌子一地的紅白水，眉毛畫得很闊，媽媽一見，也破涕笑了。我能生還，看見孩子們胡鬧，連飢渴都忘掉了。他們問起話來，都搶着來拉我的鬚鬚，我又怎忍責備他們呢！想起在賊中的愁鬧，現在即使是吵鬧不安，也是心甘情願的呵！」

他又想起彭衙逃難的情形，作彭衙行云：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餼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睡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漫睡，喚起雷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精忠。何時有翅羽，飛去墮爾前。

「想起從前避賊北行的時候，那是多末危險而又艱難呵！夜深在彭衙即白水的山路和平地上步行，只好沿路向人家乞討。但是一路只聽見鳥吟，不容易看見人煙。我抱着女兒走，女兒餓了便在我懷中亂咬。我怕她哭，被虎狼聽見，使用手掩住了她的口，她動了兩動，更加吵起餓來了。兒子裝着懂事的樣子，問我要苦李吃。逃了十天，倒有五天是打雷下雨的日子，路上盡是爛泥，大家拉着走，生怕跌在泥裏。既沒有遮雨的東西，路上又滑，衣服又冷，這日子真不好受！有時一天要辛辛苦苦地走好幾里路，只好拿苦李之類來當飯，低矮的樹枝便當作屋頂，風餐露宿，受盡痛苦。走過同家窪，便向蘆子關行去。幸虧故人有一位姓孫的，他很義氣，我到時已經天黑，他點了燈，打開了幾重門，請我進去。預備暖湯給我洗腳，以免受溼氣；又翦紙人替

我招魂，恐怕我嚇壞了。又把妻子孩兒喊出來，與我們相見，一見就哭。我的孩子走累了，早已像「大」字似的手足敞開，在牀上睡熟了，我把他們叫醒，叫他們起來吃飯。主人對我說：「我跟你結爲兄弟罷。」他們客堂讓出來給我們住。像他這樣的患難朋友，天下能有幾個呢？現在隔了一年，胡人仍未撲滅。幾時我有翅膀，真要飛到孫先生面前，感謝他的大恩呵！」

誰使杜甫逃難受這些痛苦的呢？自然是胡人安祿山呵！

二 戚繼光精忠傳

這是最近新出的一部章回小說，計一百回，作者是金鐵齋先生，生平未詳，這部書寫得很不壞，其技巧當與清錢彩的說岳全傳相當，遠在楊家將、英烈之上。寫戰爭亦能獨出心裁，不犯重複；處處顯出用力的地方。

作者創造了一個畢雲，約與岳傳上的牛皋相近。像這一類鬚直的莽漢或福將差不多是舊小說中的味精，非有不可，如說唐的程咬金、水滸的李逵、三國的張飛、英烈的胡大海均是。

大約作者是個聽書迷吧？我猜想，作者也許從他所聽過的「大書」中採取了一些材料或手法，所以

能够寫得這樣栩栩如生。

但在考據方面，作者雖自云頗用心力，實恐未必。我敢說作者連戚繼光自己的詩文集止堂集也不會見過。否則有許多猛將是可以按照止堂集的姓名的。例如浙江之戰應該提到陳大威和丁參將，福建之戰應該提到王參將、陳子鑾等。又牛田本是戚繼光勝倭的福建地名，作者卻把牠當作倭寇的將領名了。大約考據較確的是第二冊的插曲，如李遂、廟灣之捷和邱陞、任環、常熟、五義等事，均有史實可考。這一點或許易君左先生的民族英雄故事集給了作者一些幫助。雖然這些事實大都在戚繼光平浙倭以前，時間上有些先後倒置，但爲了結構嚴密起見，這時代錯誤的一點便只得由牠了。

爲了調劑英雄故事起見，作者把四香緣彈詞也拉了進去，因爲這彈詞是以楊遇春爲主而戚繼光爲副的。雖然故事的大部分依照原式，敘述上卻比原來的彈詞進步得多，神怪的部分完全改成合理的。其實不僅四香緣的部分，幾乎全書所敘，都沒有鬼神出現過，很是值得稱讚。

總之，這部書描寫很成功，考據則甚疏略，這本來是很難兩全的，我們也不必求全責備了。

三 明末遺恨

因金性堯先生之邀，去看麒麟童的明末遺恨；金先生已經看過三次，現在是第四次了，足見此劇感人之深。麒麟童的做工的確不錯，大賣力氣，始終不懈。有些演舊戲的人只是背書，或是照着師父所教的去做；而麒麟童卻是能够渾忘了自己，把自己當作親歷其事的人，夜訪、擊鐘以及殺宮都演得極好。

明末遺恨的劇本當是從鐵冠圖改編，而非由表忠記改編的。因為鐵冠圖正是以李國楨為重心，而表忠記卻是以邊大綬為重心的。明末遺恨正是表揚李國楨的戲。崑曲粹存初集存有鐵冠圖、撞鐘和分宮這兩齣的全文，其影響約如下列：

撞鐘

託皇嗣「夜訪」周奎

聞笙歌午門「擊鐘」

分宮

大「殺宮」放走太子。

夜訪一場，對白大約相似，情節上幾乎沒有什麼不同。擊鐘一場，杜勳見駕是崑曲中所沒有的。其餘如鬼火出現，李國楨和杜之秩（麒麟童作曹化誥）見駕均與崑劇同。殺宮一場，次序稍有不同。崑劇是先放太子，並不想殺害他們；後殺女，最後妻子自願自盡。麒麟童則是崇禎帝先使妻子自盡，後殺女，最後再欲殺子，因太監等苦勸而放了他們。這樣的更動是更加緊張而有力的。

明末遺恨以前也有過京戲，但守宮殺監，沒有全本，原文見戲考第二十二冊，且與後來的麒麟不同。守宮殺監中杜勳並未見崇禎帝，只是間接的與王承恩對話，王承恩與杜勳言語衝突，便拔劍將杜勳殺死；麒麟中杜勳是被趕了出去的。以前的京戲殺宮和自縊都是虛寫，由宮女報告云：

「皇后娘娘，貴妃貴人，均已自盡。聖上將公主一劍也砍死了。」

「聖上自縊在壽皇亭了。」

這些都不及麒麟的實演來得動人。

其實，李國楨並不是民族英雄，他只是一個平庸的將官，「賊至不能發一矢」其懦可知。國楨只是一個「羅亭」，帝嘗召對，國楨指陳兵勢，灑灑可聽，帝信以為才。十六年，命總督京營倚任之，國楨益以口舌取寵，於訓練戰守之策懵如也。時尺籍雖虛，然尙可得十餘萬人，國楨雅不以為意。明年三月，流賊長驅薄城下，始遣兵登陴，再宿而城陷，國楨欲突崇文門，不得出，復奔朝陽門，守將孫如龍已迎賊，張能於城上，勸國楨降，國楨解甲聽命，能羈守之，責其賄不足，請還家斂資，而家已為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以荆筐曳還。能置酒觴之，戲曰：大將軍狼狽乃爾耶！是夕，國楨以所繫縊自縊死。」真的李國楨，不但不是民族英雄，並且該負些「誤國」的責任的。（夜訪也是捏造的，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三。）但戲劇究竟不是正史，所以，我們

把李國楨當作周遇吉看待，也未始不可。康、李、國楨只是一個X，我們一樣的爲之感動！

四 江陰義民別傳

這本江陰義民別傳（胡由源作，共十六個短篇，世界書局版。）的作者所根據的材料，都收在附錄裏，可以讓我們對照着看，明白作者所曾經下過的苦功。比較簡單的似乎是用明祝純的江陰後錄和清計六奇的黃毓祺起兵竹塘來寫黃毓祺，用天香閣隨筆來寫胡志學、徐五和李介立，用虞初新志來寫戚三郎。較費工夫的就從清韓棖的江陰城守紀、清許重熙的江陰城守後紀以及清沈濤的江上遺聞等篇來寫許用、季氏兄弟、程璧、王華、湯三老兒、陳憲欽、徐玉揚等篇，大約側重點如下：六月初一二日（許用及季氏兄弟），十五日（程璧），七月十二及二十九日（湯三老兒），二十至二十七日（徐玉揚），八月初二日（王華），初八日（陳憲欽）。不過「湯三老兒」和「湯姓童子」不一定就是父子，扭合在一起，更爲有趣，這是作者大膽而且聰明的地方，因爲小說究竟不是信史，是不必斤斤較量的。許用篇中所加的五更調、勸降歌以及答歌雖是作者代擬，卻比一語帶過有趣得多。

最複雜的大約是黃明江、何氏兄弟以及陳二郎這三篇。黃明江這名字是得自傳說的，所以言人人殊，

江陰城守紀和江上遺聞寫作黃明江，後紀和鹿樵紀聞則作黃雲江，天香閣隨筆又作王雲岡，三個字完全不同。作者斟酌其間，把這五種文字穿織在一起，並且很有趣的作唱句式的對白，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的。何氏兄弟卽何常、何泰，作者把明季南略裏的「兄弟二人」就拉來裝在何氏弟兄頭上了，這也是頗爲巧妙的。陳二郎雖據明清兩代軼聞大觀，卻把城破以後的許多軼事巧妙地組織在一起。開端引用了難民口述中的佛殿藏人一節，中段又借陳二郎的遊玩，插進兩件悲慘的事實（女屍影和裸婦叢箭，均見天香閣隨筆），就算是陳二郎眼裏看出來的，也頗費匠心。

依我個人的私見，認爲下列四篇，當爲全書壓卷，就是：湯三老兒、陳憲欽、何氏兄弟以及陳二郎：一方面固然是故事本身刺激性最大；一方面也由於作者的技巧純熟。湯三老兒寫得如火如荼，像讀水滸、三國一樣的有趣。陳憲欽一結，故弄狡獪，雖未明言水底刺客是誰，但讀者已經無有不知此卽陳憲欽的了。並且，按照野史，這刺客不一定是陳憲欽，作者這樣隱約的寫，倒恰好與野史不悖了。何氏兄弟幾乎全篇以錢莊術語比擬對清兵作戰，語妙絕倫，確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九歲的「陳二郎」又寫得極可愛，宛如小孩動作和口吻，阿里達不知人與人之間的樂趣，也刻畫入微。

五 嘉定義民別傳

江陰義民別傳的姊妹篇嘉定義民別傳（世界出版）作者胡山源所根據的主要材料只是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紀略和明清兩朝軼聞大觀，卻能寫出十九個短篇，其想像力的豐富和佈局的巧妙實在使我欽佩。

我所最喜歡的是其中的一篇嚴愛棠。原文不過是嘉定縣志裏的六十個字：「嚴愛棠，諸生，集糧鋤五百人，當邑之東南衝，時李成棟、鍾吳淞，愛棠誘殺其弟李林。成棟怒，悉兵薄城下。愛棠逆戰不利，退屯城東北荷花蕩。成棟圍之，盡殲。」作者卻寫了將近萬言。原文只是「誘殺其弟李林」這六個字，作者卻寫出清兵怎樣佈蟹螯陣，左右翼怎樣圍攏來，嚴愛棠又怎樣把兵分爲三處，把清兵分誘到遙遠的東西兩方，後來又怎樣夾擊，真寫得如火如荼，活龍活現，比看三國演義還要有趣。

還有朱六、梁成以及郭元，風趣也很不錯。朱子素所寫的朱六不過說是「鄉兵」，而作者加一轉折，說他原來是磨豆腐的學徒：朱子素不過說朱六「於道傍登瀛邊」，作者卻說他是借出恭去偷看打仗：這樣一來，便使得這故事生動起來。梁成拉漢奸同溺，好整以暇，視若無事，也很幽默。郭元是賣水果的，三句不離

本行，罵起漢奸來便是：「爛蘋果，臭東瓜，黃熟梅子，倒瓢香瓜，蟲蛀毛桃」之類。城上的人打趣他：「你倒去這些東西，不要蝕本麼？」

楊克武寫跛老人與幾個同志在密林中襲擊清兵，布局和零圍氣都好，我彷彿看見了幽深密邃的榆樹林！

作者最善作結，如朱六、老張、朱元亮，都有悠然意遠之致。朱六的師傅騎着徒弟的馬歎息着說：「阿六到底是幫助我的。」老張的頭掛在南門城頭，豎眉張眼凜然如生。朱元亮鑿船全家自沈，作者不忘記寫他的主人公吸水煙所用的紙捻：「嗚的一聲，被水吞滅，船失去了牠的影蹤，水上只留着一片大雨所打起來的水泡。」凡是這些，都足以引起讀者的回味。

這真是一部青年們應該細讀的好書。

